慕齋集 五

表箋

應 制擬禮部請先師孔子復文宣王舊號表

重道尊師旣是帝王興化之盛節稽典符實宜遵古昔折衷之成䂓敢採群議之公庸冀睿裁之斷竊謂先師之說著自成周之書盖屬尋常賢德之人豈合殊絶尊崇之禮顧惟孔子之聖元有素王之稱元氣渾淪自天地以来而未有條理終始集金玉之音而大成百王所宗萬世攸尚苟不加極崇之號謚詎能孚盛德之形容欽惟道建極中心傳精一發揮講究闡詩書易禮之文祖述憲章継堯舜文武之治禮重聖庙議改前啚謂追王僭逼於周而加謚

昉始於漢後代因循而更益大義妨礙而未安革舊號而
易新名雖似極褒而反貶尚至德而尊無上有何異論而
致爍聖既合於乾坤禮宜侔於王帝謚經緯聖善之允合
封公侯伯子之非宜事雖唐爲理出天意伏望俯諒愚懇
廣參輿情亟復先聖盛美之舊儀永垂來世不易之令典
則臣等謹當志專同協心期賛揚徇國忘身縱未効於犬
馬獻可替否庶小伸於涓埃

賀皇朝恭上皇天上帝泰號加上太祖高皇帝高皇
后尊號表

至敬奉天既殷薦於泰號大孝尊祖又丕崇於徽稱事曠
古先慶洽普率欽惟功光繼述道合彌綸克享上帝之心

聰明時憲益隆前皇之烈賢親不忘殫舉盛極之儀並覃
汪濊之澤伏念臣叨守敝服欣遇昌期跡滯青丘阻叅周
璋之賛誠懸紫闕倍獻漢嶽之呼

方物表

奉天尊祖咸慶冊禮之成航海梯山爭修壤奠之獻右件
物等產從荒僻品匪精良豈合享上之儀聊表由中之悃

賀聖節表

律協南呂方回載夙之期星拱北辰咸仰重熙之運聲教
所暨鼓舞攸同欽惟德邁百王制超千古明天察地和氣
感於至誠尊祖敬宗治化興於達孝茲當慶節之屆益膺
景福之申伏念臣遭逢盛朝縻滯荒服心專就日徒切戴

堯之誠壽獻如岡竊效祝周之雅

留詔謝恩表

宗祊有慶寶冊累舉於盛儀天地無私綸音誕頒於遐域權均動植喜溢臣隣伏念猥將愚魯叨守封壤誠徒深於拱北未効涓埃化覃被於漸東偏霑雨露況玆十行之疊札許留三韓之陋邦光洽瞻聞榮傳久遠伏遇仁敦字小度廓包荒撫綏特殊於諸蕃閭閻内服渙汗常先於普諭優示明恩揆分太踰省躬愈惕謹當益篤宗海之悃更殫傾日之忠鳳綍連披如對威顔於咫尺金縢永秘恒祝壽考於岡陵

留詔謝皇太子箋

震位揚冊允繫四海之心渙號出綸導宣九重之命蹈舞斯極感戴隨深伏念猥以譾材端遇盛代惟知謹於述職曾莫能於効忠敢期鳳詔之降復蒙鰈域之留仰承眷恩曷勝榮幸茲盖伏遇皇太子殿下英資玉裕偉量淵冲既衍慶於儲宮旋推仁於下國遂令賤品獲荷殊私謹當受言藏之世作寶於東土永矢不諼誠倍祝於南山

頒詔後謝賜緞段表

大慶重沓昭布渙汗之音聖眷殊尤祗荷便蕃之賚惟忭既溢感激罙深伏念臣猥以庸資邈居僻壤幸逢熈運顧乏絲毫之裨獲紆洪私濫叨金帛之錫爛雲霞之吐彩璨日星之交輝矧及寡妻亦霑賚渥寵榮若此兢惕何堪伏

遇量擴無容仁推一視憐服卉土俗之陋諒包茅職貢之勤遂令孱軀荐蒙恩貺臣謹當夙興夜寐亘存挾纊之懷地久天長永祝如岡之壽

賜綵段謝皇太子箋

命膺貳極允協輿情恩承九重覃被遐裔慶寵並至喜感交騈伏念臣踈遯微蹤庸愚下品每紆上天之眷榮章寶多載覩前星之光仰戴斯切何啚絲綸之降復蒙筐篚之頒朝野競懽臣民胥忭茲盖伏遇皇太子殿下性禀淵懿德著溫恭既主器以承祧爰推仁而及物遂令駑質獲荷鴻私臣謹當更礪丹衷益殫素節瞻休有夏倍切謳歌之誠賡雅成周竊獻熾昌之祝

進貢使臣特賜宴禮部謝表

雨露恩深撫綏罔間於內外雲天澤霈優寵延及於賤微感激罙增糜粉難報伏念臣幸逢盛際猥守遐藩顧未効於涓埃惟知謹於屛翰何啚擎表之下价特被錫宴之殊榮浹骨淪肌忻親沐於洪渥醉酒飽德若普露於全封玆豈陪臣之私叨實是一國之同慶伏遇皇帝陛下仁敷字育量廓包容厚往薄來得群情之胥悅柔遠能邇致萬邦之咸寧遂令孱躳荐蒙異眷臣謹當嘉與父老恒申祝於皇齡誓至子孫益永虔於侯度

方物表

天恩既深覃及賤价土宜雖薄庶昭寸忱品匪珍奇製不

精緻豈足充旒庭之實祗以表享上之儀

辨正宗系弑逆等事降勑謝 恩表

大陽普照餘光洞燭於隱微沛澤偏施流波盡滌於誣枉
恩被存殁感徹幽明伏念先臣某系出孤寒勢絶憑藉初
以朝鮮之遺庶迁徙遠方後仕前原之將裏除襲冗職逮
先臣始宦於舊土事高麗漸陞於顯班惟守純忠而勤勞
不與奸黨而締結値國運之告訖奉妃教而權承原本心
非因希覬之圖究載譜因滋悖逆之族審輿情而錫封爵
帝眷既隆罄中誠而拱北辰藩節彌厲耳目難掩首末甚
彰痛成錦於譖人類投杼於慈母致淵洪垂範之訓玷萋
斐傳訛之言重泉鬱悶而莫伸再世瀆籲而未暴縱蒙兩

朝之俞命尚阻昭雪之詳特降一札之綸音快示辨錄之
旨温諭丁寧而愈切宿累消釋而靡留豈意愚魯之身濫
荷殊尤之渥玆盖伏遇皇帝陛下仁敦字小量廓包荒萬
物各得其平咸仰徧覆之德匹夫皆獲自盡詎有向隅之
悲至今弊邦亦解冤抱謹當恪遵侯度益效江漢之朝宗
倍祝皇齡永獻岡陵之悠久

皇太子謝恩箋

尊居儲位祗承膚謨導宣俞音式孚遠望寬恥獲雪感戴
何窮伏念猥守藩封誠拱扆極痛先世被誣於黯昧縱切
叩祈瀆皇鑑難勝於戰惶敢希昭白忽蒙綸言之誕降特
許辨錄之是詳恩徹九泉懽騰一國伏遇姿凝岐嶷德著

溫文賁上聖之懷綏曲垂新渥憐弊邦之鬱抑快正舊訛
實賴重明之助輝用沛小海之添澤謹當顒仰鶴禁恪保
鯷岑載賡重潤之辭倍獻如恒之祝

宗系改正謝恩方物表

天恩特降許雪幽寃壤奠恭修用表誠感前件物名般不
腆製造匪精豈足充享上之儀庶少輸由中之悃

謝入侍 慶會樓試武事後 許宗宰遊觀後 苑
仍 賜酒箋

乾龍御天屬萬物之欣覩需雲沛澤承九重之隆恩事出
尋常懷增感激伏念臣等俱以凡劣濫叨遭逢葵藿誠深
顧末效涓埃之補覆載德厚徒共荷生成之偏方揆涯分

而兢惶更切寵眷之殊異猥忝華樓之陪侍已云知榮特許禁苑之覽觀曾是不意中使導引 聖語丁寧觸景物而盈睞隨步武而拜 賜天葩爛熳悠玩長春之韶光仙液芬香霑醉上清之珍醞蒙渥至此畗報何由茲蓋伏遇仁惟體臣寬以御衆書典賡載並美虞朝之明良詩雅游歌允邁周王之弟禄遂令庸質獲被洪私謹當同寅協恭益殫力於犬馬 倍獻祝於崗陵

冬至表

一陽下復協氣應律於黃鍾七政上齊長景昭瑞於玄象慶溢普率歡均通邇欽惟齊聖廣淵聰明睿智儀禮制度規模冠於百王偃武修文德教加於四海茲當享盛之會

益膺福綏之申伏念猥將膚資幸際熈運迹滯青社雖阻
玉帛之班誠懸紫宸倍切岡陵之祝

千秋賀箋

孟冬屆候聿回載夙之期甲觀開儀茂迓惟新之慶輿情
胥悅國本增隆恭惟淵懿積中溫文彪外三善蹈義誠彌
篤於承顔重離並光望允副於主鬯茲當令節益擁純禧
伏念猥以膚資欣逢盛際迹滯窮海雖阻鶴禁之班目注
前星倍獻龜疇之壽

冬至賀表

七日陽復驗協氣於觀臺三正統元衍大慶於寰宇照臨
所暨抃蹈惟均欽惟道與時行化猶天運至仁覆物惠澤

洽於生成盛德在躬神功極於位育茲值履長之節益膺
中命之休伏念猥將譾資幸遭亨會糞封滯迹雖阻駿奔
之班魏闕馳心倍殫燕賀之懇

大明新成太廟災進慰表

廟貌聿新方申奉先之禮天意未測忽值非常之災率土
震惶含生驚怛欽惟孝齊大舜欽同帝堯感因至誠寧爽
昭應之理動惟一德倘出仁愛之心既盡誠於慰安頗必
寬於傷痛伏念臣職守有繫奔問無階仰覩綸言慨荒城
之靡遠祗抱悃臆望層霄而增攉

方物表

日行南極符祥應於候陽星拱北辰貢徵誠於奠壤右件

物等製不精緻品匪珍奇豈足充供於旅庭聊用表儀於
及物

謝頒詔天下賸黄同頒本國表

道懋建中罔間遐邇之化恩施無外特班華夏之儀眷命
維新曠古未有伏念臣庸愚下品蹤邈微躬濫叨茅土之
封偏霑雨露之渥誠徒切於葵藿効靡補於涓埃深辜被
矜於不能寧意賜嘉於小善冒進采衛之後兢受獎褒與
蒙綸綍之頒先承典禮揣菲薄而非分普衆庶而同榮舉
俗洗心於遷喬闔境隕首於涵澤茲盖伏遇皇帝陛下日
月臨照天地包容政重九經懷柔既先於祗德治盛一統
聲教愈廣於揆文遂令荒陋之邦獲荷殊異之寵臣謹當

益殫于宣之職永揚皇風更率於變之民倍祝聖壽

方物表

眷視内服特蒙誥詔之頒感由中誠恭修筐篚之獻右件物等名般不腆製造匪精豈足充實於旅庭聊用備儀於執壤

聖節表

斗柄建酉方回載夙之期天命用申茂迓維新之慶照臨所暨蹈舞斯均欽惟齊聖廣淵温恭濬哲仁覆遐邇致萬國之咸寧運撫盈成繼千齡之垂統茲值令節益膺純禧伏念臣猥將孱質叨逢昭代迹縻東服雖阻漢庭之班心拱北辰窃效堯封之祝

方物表

辰回彌月景福來申慶同普天微誠仰表右件等物名般
不腆製造匪精豈合旅庭之儀聊備執壤之奠

聖節表

清商協序重開華渚之祥實扆居尊丕衍皇圖之慶歡均
夷夏喜溢堪輿欽惟淵德日躋聖猷天縱功超位育治道
軼於百王化洽雍熙恩澤覃於四海茲當令節之屆益貽
耆命之延伏念幸際昌期叨守荒服虞庭九奏趂蹌未遂
於鳳儀漢嶽三呼賀祝不勝於鼇抃

方物表

中天百福誕膺震夙之辰執壤萬邦爭獻恒升之祝右件

物等産自選裔製匪良工誠聊表於由中儀豈合於享上

千秋進賀箋文

壯陸宣耀誕回彌月之期東觀紀祥載揚前星之彩慶閱九廟惟均萬邦恭惟岐嶷成姿聰明稟聖禮謹視問愛敬盡於三朝器合主承鸞望孚於貳極茲值令辰之屆益膺純嘏之臻伏念滯守荒藩阻參賀列歌賡暉潤竊繼漢樂之官祝劝恒升倍切周詩之雅

議政府請減今年田租之半箋

昊天不憂哀我稼穡之卒痒下民其皆遭罹飢饉之荐至肆陳免減之策廣裨盱食之憂竊念帝王之盛時皆有貢賦之中制或助也或徹也無非什一之䂓欲輕之欲重之

未免餡餘之道在常經雖不可廢處權宜盍變而通載稽
前聞允有成法漢文賜田租之半懷保小民唐宗下蠲減
之恩躬行仁政茲皆上損而下益故能治定而功成恭惟
溥施堯仁賡運舜德奏庶食艱食永秖蒸民之生即康功
田功克紹先聖之烈爰守百王不易之典以立一代經制
之常上既有餘下亦無憾頃因臣隣之失職屢致水旱之
相仍哀此下民何以卒歲賦總銍納粟米詎責奉公之誠
扶長老携孫幼難堪轉死之苦苟或取盈於常貢恐累好
生之深仁伏望推好惡子民之心廓覆載育物之惠特許
蠲貸之命誕降綸綍之音則千斯倉萬斯箱縱未及曩時
之殷富愛其民行其政是大施今日之恩私使彼溝壑之

氓得免饑莩之患謹當鞭策駑資礪修鈍範經綸家國盖
殫匪躬之忠燮理陰陽期収有年之效

謝還漂流人物表

聖昌德洽曲加寵綏並育恩深眾增感激誓心圖報銘骨
難忘伏念臣猥將庸微叨襲藩服未效涓埃之小補偏承
雨露之洪私刻今邉海之氓漂到上國之界憫九死之餘
喘特垂矜慈推一視之至仁俾還舊土豈獨賤躬之荷戴
抑亦舉境而歡欣茲盖伏遇度廓包荒心敦字小法禹猶
溺澤無間於窮遐體文如傷政必先乎惸獨遂令弊邑獲
被殊榮謹當恪守箕封虔殫鞶東之職恒申華祝倍輸拱
北之誠

方物表

聖化無外克篤懷柔享儀由中庸表忱悃右件物等名般
不腆製造匪精聊以供其土宜豈足充乎庭實

謝署理國事兼賜綵段刷還漂流人物表

綸音遠播昭示懷綏膚恩覃施曷勝感激撫躬罔措銘骨
何忘努念臣某庸愚下資旁支賤品謬當付托之重跼地
難容益切長敬之懷望天若隕豈意署理之命乃在使介
之旋重錫筐篚之名珍復還漂流之餘喘寵榮沓至前昔
罕聞欽惟度擴包荒仁敦字小家四海而無外利萬物而
不遺遂令微軀獲蒙殊渥臣謹當永堅素節倍殫葵藿之
誠顒仰紫宸恒祝崗陵之壽

方物

天眷悉深祗增盛佩土宜雖薄聊表謝悃右件物等製造
匪精名般甚寡冀恢河海之量俯容塵露之微

聖節表

祥開虹渚華回誕彌之期慶衍龍墀咸仰重熙之運車書
厥至蹈舞惟均欽惟剛健粹精聰明睿智立經陳紀禮樂
興於百年偃武修文聲教被於四海兹當今節益膺純禧
伏念猥以庸資端逢昭代身居東掇雖阻駿奔之班心拱
北辰聊伸燕賀之悃

方物表

一人有慶克享天心萬國来同咸執壤奠右件物等名般

不腆製造匪精豈合旅庭之儀祗表由中之懇

大妃殿賀箋

瑞彰沙麓方回載夙之期慶協掖闈恭獻如升之祝玆罄丹悃少答鴻私恭惟柔順靜專慈和淵懿配虞嬪之至德密贊先王嗣周似之徽音尊居長樂顧惟耿末之質實被生成之仁劬勞夙著於昔時慈愛加隆於今日情同寸草未報陽春之暉眷致三牲難酬昊天之恩屬當令節之届倍殫忱誠之切伏願百順咸臻三靈共貸嵩岳一萬歲永享難老之遐齡大椿八千春益衍無疆之妙筭

賀皇朝追上太宗文皇帝廟號加上獻皇帝廟號表

義重尊祖聿擧希曠之儀孝貴隆親式加盛美之號一人

有慶萬國同歡欽惟皇帝陛下體仁于躬根愛於性追遠
報本盡誠敬於奉先昭烈揚休極情文以合禮徽稱齊上
光策永垂伏念臣猥將庸資端逢熙運奮東迹滞阻絫駿
奔之班拱北心懸倍切歡賀之懇

降勅奬諭欽問起居賜表裏綵段絨錦謝恩表

膺澤忽霈鸞涯識於弊邦天貺沓臻溢光華於陋域凌兢
罔措感激罙深伏念荒遐下封庸愚賤品徒切葵藿之抱
靡效涓埃仰荷乾坤之恩偏蒙卵翼欽聞巡南之遠駕愈
懸拱北之微誠雖阻扈從之班敢闕起居之禮僅修職於
末節濫叨寵於過褒玉音丁寧特降綸綍之札雲錦燦爛
更賜筐篚之珍矧龍袍之殊榮豈駑質之堪稱眷命及此

前昔未聞欽惟達孝奉先至仁育物推一視於邇服益敦撫綏得萬國之懽心咸歸鼓舞遂令孱軀之無似由被隆渥之非常臣謹當顒望紫宸彌罄丹悃朝朝暮暮恒存挾纊之懷子子孫孫倍祝如岡之壽

賀上國宮嬪謀逆伏誅表

乾坤轉運基命寔申日月照臨陰慝自殄萬邦騰喜百順萃臻欽惟至仁體元洪造溥物均内外與貴賤推恩絕偏本修齊而治平明德端化豈意滔天之群逆乃出侍禁之微奚幸賴神祇祖宗之祐扶旋擄上下臣民之痛憤益綏康福快正典刑衍社稷無疆之鴻休實普率同懽之大慶伏念猥以庸劣叨荷寵靈迹滯荒區未遂蹈舞之列心懸

宸極徒切禱祝之誠

奏

請遣子弟入學奏

臣竊照小邦僻在海外人才鮮少文學之事欽慕華風習尚雖成聞見寡陋傳訛承謬無由質辨自歸順聖朝以來聲教暨洽禮義之俗浸染漸變文學一節猶循舊陋兼復聘覲 天朝之禮奏啓咨呈例用吏文遠外小國未諳體式懼有違誤虧缺恪恭之儀風土不同語音又別憑譯傳習未能慣解應對之際頗多滯礙不能通情致悞事 上之度益增惶恐竊念小邦自新羅以來謹事中華累歷朝代皆遣子弟入學隸業遠我 皇朝混一區宇小邦首先

款附承受正朔列聖重熙懷綏有加視同內服節 賜經史等書又 賜冕服樂器等件一國君民感荷 洪造將二百年于玆 皇化徧被諸藩外國無出小邦之右者臣爲照先該洪武永樂宣德成化等年南蕃琉球等國官生俱許入學讀書又該洪武年間有高麗國王王顓奏請子弟入學欽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該高麗國王欲令子弟來國讀書我曾聞唐太宗時高麗國亦嘗教子弟來入學這的是件盛事又想這子弟每遠來習學呵在這裏或住半年或住一年或住年半要回去交他回去雖然聽從其便但爲本國遠處海東比至京師水路經涉海洋陸路不下一萬餘里隔離鄉土爲父母必懷其子爲人子必思其

覩此人之常情恁中書省回文書去交高麗國王與他臣下每好生熟議若是那爲父母的願令子弟入學爲子的聽受父母之命來學者交高麗國王差人好生送將來省家回的文書要說的明白欽此緣本國比至南京經涉海洋該遣子弟來往艱辛暫停起發因循至今竊詳遼東鄉學道路頗近伏望聖慈俯念情懇乞 勅該部查照南藩琉球等國事例仍欽依太祖高皇帝欽准事理許令小邦子弟以近就近於遼東在城學裏隨同本學生徒肄業切磋凡該經訓義理并文移漢音等項務要學習成就庶使小邦益霑 皇化恪修侯度冀免愆缺取罪不勝幸甚謹奏

收買弓角奏

朝鮮國差來陪臣某謹 奏爲陳情乞恩事伏惟 聖朝懷綏小邦天涵地育無所不至弊邦遵伏 龍靈保守封疆一國臣民感戴 鴻恩圖報無由但念弊邦邈處荒裔南隣倭奴北連野人所與接境皆兇獷之類隄備少踈輒肆侵寇自成化十五年挾助 天兵征剿野人之後構怨成釁多爲患尤劇迨今不絕近又南倭陸梁殺掠邊民連年未已弊邦彼此受敵疲於守禦專賴洪武年間 欽賜火砲火藥及成化年間 欽許收買弓角得以備其器械以自固守使沿鄙之民不至肆被毒暴莫匪 皇恩之重第緣土習不慣槍銃專用弓矢禦敵之際唯恃此物防戍之

辛又復倍蓰前昔而弓面黑角原非土産收買　上國之
外更無他求之路一經戰陣便致折毀每年收買二百對
已不裕用今因河道隔塞商舶不通例許之物數又不得
收買就許禮部亦不得令臣等不勝悶欝之至懸寇侵犯
之患日熾而禦之之具若此未贍非惟弊邦不得自保而
已　皇化無外許令弊邦世作藩屏苟無兵械則其將何
以折衝邊陲以自効哉伏惟　聖慈惠恤小邦特降　恩
命以示　天朝一視之仁以荅遠人顒天之望不勝至願
爲此謹具奏聞

教諭書

親耕教書

王若曰農者天下之大本孝者生民之至行仰惟古先聖王制爲籍田之典等其三推五推九推之禮非尚屈王公之尊以從事於虛文也躬粢盛之供而致孝乎宗廟服稼穡之勞而帥先乎烝黎蓋欲盡其躬行之實以風化乎天下也上旣行之以誠下之所以觀瞻感化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咸能服孝悌而力本業以臻熙皥時雍之俗厥惟偉哉降及後代繼統而興者亦莫不惓惓乎玆躬籍之舉迭書于策然以誠者獲實福尚文者攄虛美盛王之典寧可苟爲乎予以眇末諧當中外之推戴托體臣民之上叨守宗祧之重于今八載矣其於報本厚生之道宜無所不用其誠也念惟耕籍之禮實關敦化之本縱余不敏其敢

德哉顧惟寡躬昧於治道未獲天心臨位以來陰陽愆序
災眚因荐轉切惕惧之懷未遑典禮之講意者予之所以
躬行而表率之者容有未至以致吾民之不迪于善墜常
敗教而彝倫有戾棄本趍末而農工多廢干天和召饑歉
未或不由乎此屬此三陽布德萬物資始爰稽古典親率
群工卿士祈穀於壇壝秉耒于百畝略彌文而務實誠庶
冀回天心而勸民行使四方萬姓有所興起而激厲焉惟
爾大小民庶其各體予至意上下相勉敦尚本實期追有
周忠厚阜成之風以翼予一人歸于有理不亦休乎斯舉
渙汗之大號宜沛雷雨之寬恩云云嗚呼禮樂五撥蓋欲
殫予心之實誠風動四方寧敢望先王之至化故茲教示

想宜知悉

親蠶教書

王若曰古者君親耕后親蠶所以重生民衣食之本帥先乎天下也夫君后之尊猶不憚耒耜機杼之勞以倡之於上則畎畝閭巷之間孰不興起而激勵乎予德不類乎古先哲王其所以躬行以率之者有所未至即位臨馭于今八載民風俗習日益偷惰棄本實而逐末作男罔勤於耕稼女不務乎蠶織未致富庶之効胥溺凍餒之中予甚愧焉夙夜軫慮思所以導勸感化之道固未甞外乎予一人之身肆於今年正月吉亥躬率百官耆老耕籍于南畝又於本月二十七日王妃率内外命婦復行親蠶之禮庶欲

吾民有所感發於上之所爲而以從事乎務本力業之中也惟尒中外長民之官其各體予至意遍諭村巷親行飭勉使四境之內人人競勸耻於自逸而樂於趍事田無不耕之夫室無不織之女菽粟布帛充衍而日積優游飽煖之鄉謳謠敦厚之俗不其偉歟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敎忠淸道觀察使某書

王若曰分憂百里字牧雖係於守令宣化一方剌擧實關於監司苟非旬宣之責曷辨休養之功惟卿夙有令名早揚王庭士林多推玉操僚友咸稱絃直論思經帷旣罄獻替之忠詳讞秋官咸推明愼之譽夙夜匪懈朝夕從事以公滅私不爲流俗所移憂國如家常以古人爲師景寄南

土之任允著甘棠之惠念惟藩宣之重重煩咨諏之命惟
此忠清一道近者彫瘵尤甚民未安集宅爾邑繼爾居者
蓋寡爭更多侵牟推赤心保赤子者罕聞盜賊由是而熾獄
訟於焉而繁念民弊之未袪若吾身之見疚在今其蘇繄
卿是賴受鉞思專制之難攬轡屬澄清之志庶慰呻吟之
苦用紓宵旰之憂所管通訓以下惟卿處置通政以上稟
予裁斷於戲勿二賢勿疑邪予方慕虞舜氏不吐強不茹
柔卿亦効仲山甫往盡乃服毋替予命

教　巡邊都體察使宋軾書

王若曰愼固封疆以禦外侮王政之所急漢列亭障唐置
諸鎭皆所以備夷虜而守邊圉也惟我北鄙與醜虜接壤

彼其鷙悍禽獸之性固難以化懷而德綏常伺我隙侵掠我土肆毒我赤子我之所以備禦之者寧可少忽哉故自我 祖宗列聖未嘗不留意於此相山川度形勢審土地而爲之置鎭列堡以守之使內足以衛吾民而安於耕稼外足以禦彼虜而遏其寇患其初設也豈不反覆商量必欲宜于民而便于守以爲永久之圖哉然勢與時異弊或生焉利害便否久而後定如或害于民而妨于守者則有不容不改也豊山茂山兩堡守土之臣以爲不便于守而有害於民不可不移置廷臣之嘗見其地者則又議以爲不可甫乙下堡舊所廢也亦豈無其意而今之言者又以爲不可不復嗚呼廢置沿革重事也不可以一人言而建

不可以一人言而廢苟爲便利又不可重變更而不爲之處置也卿志氣宏毅識慮弘深有文武之才經遠之略能爲國家決大策定大計無踰於卿特遣卿往巡邊徼以定二者之策卿其往哉審利害察便否可移則移之可復則復之務在擇民利而便防守庶幾建萬世長久之計使邊圉永固凶虜莫犯不亦偉哉況北道經近年會敗之後民生俱困軍需不裕士馬不精兵器不鍊隄備之事必多疎虞其并咨訪檢括詳議蘇民實邊之策以啓許卿便宜從事如有違卿節度者通政以下任卿處斷於戲以定以匡予欲修宣王之政于襄于夷卿可勉南仲之績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敎黃海道觀察使某書

夫監司之職專制一方上以宣王化下以達民情自非德行出等夷門望重朝著者莫可委任昔在虞朝有四岳之命爰曁成周嚴方伯之寄者誠以分憂之任不可不重也予惟黃海一道當西北要衝爲國家扃鑰曾在麗季累經兵燹民罹創殘由是邑里蕭條户口耗損加以風氣乖惡瘴癘浸淫人多札瘥不聊生業至有連數十里無烟火者雖以昇平百餘年勞恤之勤猶尚未甦況復路由朝京民隸戍邊勞苦騷擾甚於他道苟不得人以拊循則其何以堪之哉卿德濟寬柔才兼文武夙著學問之高備歷淸要之職小試於北鄙北人懷惠擁節於南方南土又安今雖

教曹之責非卿不可方面之寄捨卿誰委玆出爲本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此虞朝成周之所重而今以命之卿其體予至懷益勵素節凡所以興利除病祛弊厚生者必盡心以爲之使向之蕭條者化爲殷盛耗損者變爲增加以不負予委任之意可不懋哉所管通政以上稟予裁斷通訓以下任卿陞黜於戲往諧往懋旣分保釐之憂來副宣勉思澄清之志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諭慶尙道節度使黃衡書

委任之專而責其成功者人主之事也不從于度而竭力圖報者臣子之職也任之貳而責之重功不足之成而祗以敗事是則人主之過也委之之重任之之專而其或從于

度于于憲用敗厥職者則譴責之罰將何所歸而爲人主
者抑將何如處之哉近值邦家厄會南邊不靖叢爾倭寇
不思卵育之恩敢肆蜂蠆之毒屠陷我邊鎭殺害我將士
恣其陸梁罔或止遏嶺南一道之民騷然被其禍使百餘
年昇平富庶之地一困而不得蘇息興言及此痛怛于懷
廢寢而起輟食而吁當時朝議舉卿可任大事遂委推轂
之寄果能宣力敵愾掃蕩妖氛嘉乃休績即授卿爲左道
節度使者盖欲卿拊循瘡痍之卒隱恤困悴之民俾得以
少蘇先固其根本次完其隄備以待冦賊之至逸以當困
樂以敵窮則彼孱孽餘醜豈得逞其侵毒之害而予一人
南顧之憂豈不少紓哉今者物論沸騰萬口咎卿言事之

官論執愈固數卿之咎不一而足就其重者言之一曰叅甲之叅出於民力備之甚艱卿乃刻法倍歛致民困弊二曰創爲密封之令令士卒各舉有武才人輒徵于諸邑執徵文者交午道路及其來也有賂則雖才必退無賂則無才反拘或有一人而累十被徵者非唯財困於賄賂往來之際廢業曠時人馬俱疲散亡相續三曰徵括校生試其經傳少未掩貫托爲才踈盡充軍丁非行賄焉則不得免闔道滷擾怨讟盈耳四曰所充士卒少有過差輒加重罰扶而杖者相望于行伍之間脫遇賊變不能任騎乘便馳逐軍中不堪其暴盡懷離叛之心嗚呼果若人言則一道之民不待寇賊先墜塗炭矣責罰之歸將誰任乎噫卿豈

至於是哉以卿立朝之久更歷之多必審夫古今成敗之迹禍福之故矣卿安有是事乎況以予委任之誠寵遇之厚而卿安忍重困生民以負予待之之意乎初予之任卿也謂卿前爲節度使致物議不容而遞今若不改其轍則予未免謬任之失然雖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斯爲善矣安知卿昔日之過已與化俱徂乎故予棄前之愆責後之効拔卿於沉滯之中而復委以閫外之寄卿豈不能感激思奮以自異效於新節乎悠悠之言固難盡信以此益保卿之不至若是其甚也人君既委臣以重任則不可以人言而遽易論卿者雖多予無遺卿之意卿其體予委任之篤益謹乃職改其舊而新是圖以無隳前功若夫辜其

優容不悔前非致軍民之猶惡復起物論之沸則公道難
屈邦憲難撓予雖欲私卿得乎卿其戒之毋自貽慼故諭

因旱求言傳旨

天人之際顯微無間事爲失於此則變異見於彼感應之
機捷於影響予以否德叨守丕業深懼政治純繆獲戾于
天戰兢惕若之念未嘗暫弛于中而災眚祲孽騈見疊臻
比來尤甚今又方值耕種之月亢陽不雨熏之淒風土脉
焦乾旱徵已成災沴之作必有所召顧惟暗昧未思厥由
德有未孚澤未下究使方域之內多抱失所之冤以干天
地之和歟抑朝廷之上用捨失當政令顚倒以拂上天之
心歟省過求言咸萃寡躬疚切于懷罔知攸濟惟爾臣庶

毋棄予一人各疏闕失極陳無隱尚賴忠讜之言冀獲修
警之益言雖不中苟出愛君之誠固予所嘉亦不加罪寡
躬之愆當所自勉凡諸列于庶位者亦不可不勗勵厥職
以盡上下交修之實其以此意布諭中外

下議政府求言 傳旨

應天以實格天以誠在我之誠實必有所未盡而望天心
之回不亦誣乎予以涼薄臨于萬民之上昧於爲君之道
施措動爲悖戾實多譴怒謫于上咎徵興于下積爲沴氣
乃自今年春至于深夏亢旱不雨田野焦枯種不入土苗
不發秀饑凶之兆蓋已見矣予不忍以予一人之罪延及
于無辜之民昏墊于溝壑之中訟咎叩天天聽愈邈正由

子之誠意有所未至不能上格穹昊應之之事亦徒以文而不能盡其實耳蓋自憂惧未寧昕夕凡所以側修消弭之道思慮靡及幾盡擧行尙慮有所厥遺未盡予心夫理究枉擧沉滯進賢良退不肖輕徭役薄賦斂鰥寡孤獨之無養者惠恤之男女婚姻之失時者資給之惟玆數事乃王政之大端應災之實事惟爾議政府其悉議具節目申勑中外官司各以其職奉而施行毋或少有所忽而流爲文具以孤予之至懷

[illegible]下禮曹崇小學　傳旨

學校風化之源首善之地教學所尙而習俗隨焉古昔帝王能盡君師之責者莫不謹於教尙以導率之設爲塾庠

序學蓋自人生八歲令入于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使之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立其大本至于十有五而入大學則特曰小學已成之功循序而進以達夫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而已蒙養得正源本既厚故士敦於德民興於行風俗淳美人材衆盛予以凉薄托于臣民之上德雖愧於往古未嘗不盡心於培本興化之道期欲使性理本末之學大行于世以無負君師之責而學校頹弛風俗日渝鄉無敦尚孝悌之習朝鮮德義粹學之士良由古者小學之教廢而不講大本不立蒙以養正教預之道未得盡其方耳念自秦火之後先王設教大小次第節目未能考究賴宋子朱子著爲小

學之書修身大法該在其中規模節目亦無不備使千萬世爲師者有所據而教之爲學者有所倣而習焉功於人倫日用而爲教學之本領者莫重此書而朱子所編家禮一書亦功於齊家範俗之道故國家於生員進士覆試令講兩書以示崇重之意俾學者無不講習以成就其德行法典之設非不美也而有司慢於奉行試講之際視爲之常慢不加嚴覈學校任師長之責者亦不以蒙養培根爲意徒區區於記誦詞章之間小學之道殆將泯絶予甚慮焉小學之書旣爲時習所不尚公私藏儲亦必稀少其速廣行印頒使京外學校以至鄉閭村巷無不得而學習師長之誨後進父兄之訓子弟朝廷之取選試率以是爲急

敎而學學而行習與性成化隨敎行則風俗何患不正人材何患不美惟爾禮曹體予至意曉諭中外

復日本國王書

海道險遠再辱聘問副以賻貺千萬感荷況爲獘邦命對馬誅討逆黨函首以送尤見貴國交隣信義之篤深增銘佩之至許和之請豈不欲從但對馬島負我累世卵育之恩敢逞兇逆其極惡大罪莫容於覆載之間不亟加之天討爲幸大矣矧敢望其和乎特緣去歲貴國專价來請義不得固拒故復之以對馬若能革心服罪盡誅逆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云者蓋爲貴國黽勉不得已而爲此語耳初非欲輕貰對馬也貴國即因弊邑之言旋下嚴命誅

討亂逆以彰大義貴國之擧不亦善乎爲對馬者固當感幸弊邦之命畏懾貴國之威率一島之衆盡捕逆類寘于顯戮縛其渠魁致諸轅門之下使我前日死亂者之父兄子弟甘心焉庶可以暴白其初不與知之心也顧乃不然承貴國之命勢不得違逆雖強勉斬首而來當叛亂之時稱者將通書契如盛親者猶爲代官偃然修書以隨以此觀之所獻之首安可信其真魁惡也且其時亂與不意我赤子之無辜者固多被其淫害爲所擄去亦宜不少而今無一人遣還者島主服罪輸誠之意於何見乎況盛親雖自訟無罪乃不躬來自明使擧國快知其黷昧無實之情而固因一紙之書飾枝蔓之辭欲我國不己疑不亦慢乎

然則其實有罪無罪亦果何由而知之乎貴國之爲弊邑
無不盡心而對馬實負貴國之命狡詐難信如此今縱不
許其和非我孤貴國之請也況由對馬不奉順貴國之命
之罪耳弊邦之所患惟患不得與貴國盡交好之道而已
若茲小島加之不信雖永絶之固無不可弊邦臣庶獻議
于朝爭執于廷者舉請寡人勿聽其和下至皁隷卒伍之
賤亦皆不顧復通寡人不能違國衆之心而獨行之但念
弊邦與貴國自在先祖世篤隣好今者爲此一事再勞使
价邈渉風濤請之勤懇厚意難拒姑勉從之然其對馬辜
恩肆兇之罪不可全釋待之之事則當裁減於舊嗚呼寡
人以貴國之故復通小醜使我一國臣庶小大咸謂

失舉寡人實涼于德不能綏服遠人致構兇逆擣我邊圉寡人深愧德之不修不得如虞朝之格頑苗寧暇爲耀武討罪之計哉雖然我赤子之陷于彼者寧忍棄之盛親之黨惡與否又豈可含糊不終辨問乎縱使盛親非已所犯身爲一島代官管一島之事而被人偷印盜書假其名字叛亂于我邊亦不得爲無罪也貴國必皆有以處之島主又豈不爲之計哉予既已許其和矣從今以往徐觀島主所爲可察知其革心歸化之誠不誠耳不腆土宜具載別幅貺重報畧秪懷慚覥寒候漸逼冀益保重不宣

承　王旨諭日本國使臣賀銀事書

國王以國產白銀遠送我國意甚勤款良深感荷但此白

銀我國郡邑亦無處不產不開生民衣食之重多屬侈奢之用國若採取利源一開則民爭效之趨利忽本末流難防故官既不採又禁民採久矣近聞商賈之徒潛貿倭銀國家慮競利之路漸開崇侈之風日滋立法禁之使臣豈不聞知在立法前客使時有賚銀兩請貿者畧許貿之蓋欲以綏慰遠人耳非欲貿以為用也法立之後彼亦知之不復賚來縱或賚來斷不許貿矣我兩邦交好之道重在信禮之篤豈以物貨為厚薄哉況邦國相與之際非微人聘使之比享儀往來在所當愼今者國王送銀之舉儀情則備固當敬荅但念以德相益不徒以貨則兩好愈光矣今敬國王之送而辭貨則愚民聞之將謂國既樂貿他國

之銀意在崇重寶物競趍利門何能勝遏因有朝議難於貿易究厥朝議亦非不在於敬答國王之禮盖欲寡躬務德而崇本推以交隣亦愛之以德以永講好之道耳其意亦未為過然反覆思之國王厚意義難終孤況復使臣以使事不卒為惧懇請不已義亦諒矣不得不黽勉以從特許公貿二萬兩以表予敬重國王之意餘不敢盡貿以從朝議情禮有缺心甚未安事有所不得已耳使臣其悉予意

疏　状

論刑賞之失請勉徇公議疏

臣等聞人君之德莫貴乎聰明剛斷而亦莫患於姑息優游察衆論之公審利害之歸不眩於是非不牽於外議決

然果行確然不疑者聰明剛斷之實也惑於群說眩於取舍狃於因循憚於改作苟顧小弊不慮大計使禍害滋蔓以至莫救者姑息優游之失也玆二者實國家治亂安危之幾可不愼哉今 殿下承危亂之後繼昏濁之政正宜廣開聰明虛心延納公論所在斷然行之使朝廷淸而人紀修以定 宗社之計以袪萬世之弊豈可因循苟且優游不斷使公論不行而流害無窮乎夫奸慝讒搆起亂朝廷究心所挾終必禍國無功濫賞國用日耗在古無例從奸計猥加爵命無行在朝彝倫墜地綱維不立何以能國此皆朝政所大闕公論沸騰衆口諠然臣等職當言責不得不盡言而 殿下不能快從而反 敎曰勿復言國

家所以設臺諫者使爲言也言而有拂俾勿復言則朝廷得失國家利害 殿下將何以得聞乎此臣等之未喻一也 殿下倦聽公論忽於從諫臺諫所言一切不取可否於宰執而行之臣等恐臺諫之官徒爲虛設也夫事在是非難辨之間然後可議于衆今臣等所論悉出公議是非利害較然甚明 殿下亦灼然於 聖衷矣而必議于宰執此臣等之未喻二也彼與議宰相身爲大臣繫國休戚固當長慮却顧爲國家大計而顧乃引嫌各存形迹建議決策者則嫌於己獨專功而議以勿改不參功錄者則已非功臣嫌於裁減亦不敢正議 殿下不察公論之所在而但從宰執避嫌之議此臣等之未喻三也朴元文心術

奸險平生所行無非構陷害人之事排沮正論欲肆己志
乃其本心也顧無黨援不得自逞見尹湯老以貴戚而被
駁又以朴元宗爲同盟與援以右己於是交搆讒間欲激
以成釁使文武角立大臣臺諫猜貳陰謀譎計決非言語
偶然之失其罪固不可逭矣至於　下問之時又不實對
爲人臣而面欺若此罪莫大焉　殿下不亟正其罪以懲
反覆不忠之輩而顧以徵功難之已爲失刑矣彼宰相不
知正之反欲貰欺罔之罪只遞摠管提調之任不知據何
律定何罪乎其待永文者恩且厚矣其如君上何其如國
法何且聞會議之時三公有欲公論者盧公弼李季男唱
言沮之夫收議者當各執所見以取　上裁而朝廷之上

國論之公固非一二人所獨專也況永文亂政面欺之罪
爲臣子者所當共憤公弼李男亦臣子耳非唯已不以爲
非又唱坐中使之從已亦何心哉　殿下遽從其議牢拒
公論適所以勸人臣以不忠耳奸人何所懲乎此臣等之
未喻四也國家遭喪亂之餘人民死亡府庫傾竭雖撙節
愛惜猶懼不給乃復捐割國米以與無功之輩倘或年歲
屢凶邊圉生虞則不知將何以支之後有有功當賞亦將
何以繼之乎今不慮此而顧以失小信致紛擾爲難豈廟
筭之得策乎彼無功之人獲叅盟書榮被一身澤及苗裔
爲幸已極戴恩深矣縱以國家大計就加裁减寧有生怨
紛擾之患乎況豈可徇小信用姑息以害萬世之慮乎此

臣等之未喻五也爵位者礪世之公器惟賢則授不可苟施頃自昏政濫瀆甚矣族親執事之加猥溷雜沓珥貂蟬佩金玉者盈於朝列在 聖朝豈可復蹈其轍乎通政以上階得以蔭授此 祖宗朝所無而靖國之初朝廷草創未暇考例乃自柳子光之詐遂致濫施今若諉以已往因循不改一子光之術上負 祖宗之法下貽萬世之笑豈不甚爲羞辱哉議者所云儀章已久難於遽變之說亦果何意而 殿下又執不移乎此臣等之未喻六也國家自 祖宗以來扶植綱常人紀大明歷百餘年維持國脉者賴有此耳一經亂政風俗大毁忘親棄禮大倫滅絶言之至此良可痛心今 殿下承 祖宗無窮之業思所以延

國祚培元氣莫急於正人倫立綱常明示好惡使風俗歸正耳安潤德之中廢養親喪姜洪之持服不謹皆傷敗彝倫得罪名教不可混厠朝列以汚 殿下清明之理而潤德則只陟資憲洪則只遞 經筵此臣等之未喻七也姜徵當患難之際變易所守反覆無狀覬免已罪誣列他人此豈士君子之事乎當今士習未盡正朝廷未盡清正由此輩混處耳幸賴 聖鑑昭断已適刑部然特進之職忝侍經帷常承顧問位望清重而尚未幷遞此臣等之未喻八也臣等俱以無似猥承耳目之寄夙夜思度期不負
聖明將此數事論啓累旬而天聽邈然未嘗快從臣等不勝缺望伏願 殿下更留三思勉徇公議 宗社幸甚臣

民幸甚

請復　昭陵疏

臣聞三綱者宇宙之棟樑生民之大經天理之所以不熄彜倫之所以不斁者三綱之道立也三綱廢則臣而忘其君子而忘其親婦而忘其夫人理滅絶大亂斯作先王惧其然立經常不易之敎以扶植三綱之道使天下之人臣而盡其忠子而盡其孝婦而盡其貞固非强其性之所無而迫之使行也蓋本於天理人情之極至而有不容已者也古今天下安有廢三綱而能立國者亦安有必知人理而不愛其君親者乎生則竭其誠沒則盡其思吉慶則歡抃喜樂戚忘乎寢食患難則憯痛惻傷思所以救解此皆

臣子之至情也今 昭陵之廢既不以罪又非出於先王之本意而使寃魂鬱結於九泉 文朝子子而獨享 太廟祖宗之靈亦嚬蹙而不寧殆將五十餘年凡在含生蠢動之類孰不爲之沉痛惻怛思爲之復哉況其稍有知識者乎況其食祿叨恩以列於百執事之間者乎理終歸正勢有所待譬如聚沙防川决知其必潰然不至盈溢則不能遽潰其潰也有待豈可以前日之不潰而疑其後日之潰哉 文宗君父也 世祖君父也 成宗君父也 昭陵配極 文廟亦母道也一國臣子之心何有間於彼此哉而 昭陵被廢 文宗獨享臣子隱痛之懷其寧有極而不敢言者當時建議之臣猶在乎朝也則言之無益也

然一國臣子忠義所激未嘗一日忘于心也則防川之勢終亦必潰蓋嘗一潰於南孝温之上書而見沮於鄭昌孫任士洪之言再潰於司諫院之疏論而又沮於廢朝之荒亂忠義之氣愈沮而愈激今三潰矣昔之潰也邪議者尚存昏庸而罔察猶水之不至于盈溢也今則歲月已久是非向定又值　聖明中興惟新庶政懷忠抱義之士扼腕揮涕咸欲洗母后之寃慰先王之靈正宗廟之大禮慕先王之本意扶三綱立人紀使　聖君之義昭著於萬世舉國之心盈溢而極滿潰決而不可復防矣當此之時　殿下亦安得固抑忠義之心以墜萬世三綱之道哉嗚呼先王之於一國孰非臣子也惟　殿下主鬯承祧爲其子

孫庶有切於臣庶者惟大臣尊位重禄同其休戚應有切於布衣者南孝温一布衣也忠義一激慷慨抗疏不恤其身今之大臣心非不欲復之也而収議之際依違不能快論者果何意也豈重其事而不敢率爾以待夫公論之極而有更議之 命乎不然堂堂大臣寧有忠不足於一布衣乎今舉國臣庶咸欲復之而 殿下尚隱忍不從豈殿下爲 祖宗之心有薄於一國臣庶乎臣等亦所未喻也夫臣子之於君親也當無所不用其誠縱使 昭陵真有可廢之罪 殿下亦當考究典禮博詢衆議以求夫可復之道而不得然後不得已不能復則彼此庶無遺憾矣今 昭陵無罪而枉廢群情憯痛咸思復之而 殿下不

傳詢於衆而只推於三四大臣之議公論雖切邈然不納如此何以服一國之心乎臣等愚陋無識揆之於禮稽之於古損益代有興廢無常然未聞有廢無罪之后而獨享先王於廟中也苟在於異世猶興惻惘之懷況親爲其後嗣親爲其臣子者寧不動念乎我 世祖宪模大畧尤重綱常之道若此之擧豈出本意偶眩於邪臣之議未免處於有過之地臣等尤痛心焉 昭陵一復則非惟 殿下盡孝乎 文廟而已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非出於 世廟之本意其爲孝於 世廟不亦大乎臣等鉛槧小技猥承撰集之 命日在禁闥伏見臺諫爲此一事伏閤爭執侍從之列抗章亦論已歷時月迄未回天臣等不勝寒心夫

臺諫侍從之言非臺諫侍從之言一國之言也官有守言有責一國之人不能皆得以自言而托於臺諫侍從之口一國之公論非臺諫侍從之私論執固不得以中止也況此君親重事大關綱常 殿下尙從不聽而臺諫侍從一退則三綱墜地縉紳解體人心之離合國祚之長短皆決於此此一大機會也且興廢有國者之所不得諱也今忠義之氣沮而不伸則萬世之後不幸復有 昭陵之事誰肯爲之盡心國家亦何所恃之而立國乎臣等狂憤所激不能避越職之罪冒昧萬死仰干 天威伏願 殿下俯採芻蕘亟下 兪允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辭免議政府右參贊狀 戊戌八月二日

臣本以庸劣謬當六卿重任措躬無地憂惧之極復罹疾病職務經心不能任便治療病漸深重死亡無日特蒙聖慈曲垂憐憫許解機任移叙不煩之地 賜告治調自此以後生道可冀報効有日不勝感激之至但念臣負國無状首愆待罪殆二十年不意忽被 謬恩濫叨卿班揆分實踰今又叅貳政府秩雖佐下名位非輕以臣駑品益所不堪況臣病勢未差職任久廢心尤未安乞解臣職

辭免禮曹判書

臣本稟賦庸愚又無學識計慮昏昧臨事多謬在群臣中最駑下濫叨科目冒廁朝行猥荷 殊眷待罪宰相之列不能謹慎盡忠以圖報効負 國無状辜在不赦 聖恩

寬宥特弛誅竄之命省愆田里銜　恩待死更有何望不
意　天日垂照滌垢收叙俾得自新復効犬馬之力自揣
微分無以復加繼蒙　謬恩遷陞崇秩殞越罔措若無所
容辭不得獲黽勉奉職祗增感激難酬洪造自還職之後
凡三任禮官四叨政府　經幄史局育才治翰輔導　儲
宮事大交隣以至侯察曆象考校經籍通譯華夷職任皆
重才不稱器豈能勝堪憂懼斯深愆尤漸積覆餗之凶臣
身不足惜奈　國事日誤何六卿之任孰非開重禮官所
掌即周官大宗伯之職所繫尤重凡　國家大小典禮綏
接隣邦朝聘　皇朝教化學校享祀醫藥音樂等事無不
該攝自非通明義理博達古今識慮周審才局精敏者難

以言稱而臣學陋識暗才庸慮滯本不能以勝任況今犬馬之齒幾近七十氣力衰憊志慮荒耄當事昏迷率致遺忘自戊戌年大病垂死僅生之後元氣萎敗今已五載尚未蘇復而連受劇任調息無時日致勞悴將至澌盡以此不得專於供仕非徒職務多廢亦慮誤事滋多倘先犬馬塡溝壑則深懼不得報 聖恩於萬一然非伏枕呻痛皇恐 天威不敢辭免以至今日況臣鉛槧微技旣無積功本自鄙拙老益昏鈍蕪廢已甚加以吏事雜冗未暇修習事大交隣之際表奏辭令致有違誤所繫非輕臣益惶懼在 祖宗朝主文之人例居閑地專精肆意於翰墨之事故文學彬彬而辭令修飭臣之愚陋才不逮於前人縱專

意致力猶懼貽羞 國體妨廢事機況荒心於文簿之中
倥偬於事務之冗寧得優游進益以無廢其任乎伏望
聖慈特垂矜憫許解本職俾得休息調保期以歲月庶冀
氣力漸蘇更殫犬馬之力以永報乾坤罔極之 恩臣不
勝至願臣昧死 上達

議

接待華人議

遼東人若賫 勅出來則雖至微者固當接以 天使之
例矣今此李時康鎮等只以都司之差賫都司咨而來且
舊來都司所差之人則以該部題奉 聖旨公事內只令
交割本國地界故皆交割義州而還而時鎮等若違該部

奉 聖旨公事強自擁理上來則所賫既是都司之咨非
勅使之比後達奉 聖旨公事雖上來接待之事不可
違禮過厚䟽曰彼以唐官曰 聖旨公事押領我國漂流
人而來不可不厚待如賜物遣官押宴等事優待無妨自
上接見宴慰之事則於禮無據參定儀註莫得穩當慮
恐虧損事體考前年康鎮欲上來之時議政府禮曹所定
接見之儀亦未穩合臣等意時鎮等上來則凢他接待之
事皆依禮曹磨鍊爲之如下馬上馬宴餞宴東宮廳宴等
宴次固多不爲不厚矣 接見事則當以權辭語之曰如
此炎暑押領漂民勞苦遠來本欲 見慰謝適患暑暍未
果深以爲恨如是開說兩停 接見則厚待情禮無憾而

國體亦不損矣伏惟 上裁

旱災露坐議

亢旱已極凡弭災祈雨之方靡所不至而尚無雨徵小大憂悶計無所出 聖慮益軫遍考古事至欲躬勞 玉體露坐以禱精誠所感豈無所應但古今異宜非徒執有所難 聖躬之重 宗社生民所係況復深處九重居養所移非如臣民能耐勞苦當此炎暑脫冒露坐致愆 王體奈 宗社生民何一念之誠自應上徹天鑑露坐之擧恐難輕議伏惟 上裁

赴 京使臣收買書冊印頒議

春秋集解十二冊

右冊大明逸民陳詰所著詮擇精詳於經傳大有發明學者講習甚為切要最先多數印出 進上及文武樓弘文館侍講院成均館議政府分藏外廣頒似當

大明律讀法六冊

大明律直引四冊

右二冊有釋義解明新增補註條例引載附考新例集解等類用律時參考甚要我 國律官及大小官吏不解律文用律多誤誠非細故右二冊多數印出 進上及分藏文武樓弘文館議政府餘件分置用法諸司及八道開城府暨各邑俾參考擬律似當但處紙地多入難於徧頒各官則量印出所入紙數令備紙印去似當

呂氏讀詩記十冊

右冊宋東萊先生呂祖謙所記詩經註解今學者專習朱子集傳此記雖與朱傳時有異同然兼總衆說首尾該貫實朱傳之羽翼於　經筵進講及學者講習參考有益雖不廣印須布量數印出　進上及分藏文武樓弘文館侍講院成均館議政府餘件　須賜似當

古文關鍵二冊

右冊東萊先生呂祖謙批註前賢所選集古今文字以為學者模範與古文眞寶文章軌範同量數印出　進上及文武樓弘文館成均館分藏外餘件略加　須賜則紙數少入私印者必多自然廣布似當

皇極經世書說十二冊

右冊乃 皇明朱隱老所著邵子皇極經世書闡於性理之學故旣載於性理大全中此說發明邵書考究有據議論亦暢實邵書之羽翼量數印出 進上及文武樓弘文館侍講院成均館分藏外餘件 須賜似當

易經集說十四冊

右冊雖爲决科而編集所載諸公議論明暢多所發明義旨講讀易經之際參考乎此則不無資益姑印出六七件 進上及分藏文武樓弘文館侍講院成均館似當

止齋集八冊

右冊宋朝巨儒陳傅良所著議論文章有裨後學量數印出　進上及文武樓弘文館分藏外餘件略加　頒賜似當

象山集六冊

右冊宋朝巨儒陸九淵所著先生與朱子一時專心於尊德性與朱子往復辨論雖與朱子異趣心性之學曰得以講明學者崇尚程朱之教參考此集則不無有益量數印出　進上及文武樓弘文館成均館分藏外餘件略加　頒賜似當

赤城論諫録二冊

右冊乃　皇朝謝先生鐸與黃先生世顯共裒集台州

名賢論諫疏奏雖不如歷代名臣奏議之博其所論諫
皆有益治道且可為人臣諫諍納忠之法量數印出
進上及文武樓弘文館分藏外餘件略加　須賜似當
古文苑二冊
右冊唐人所編史傳文選所無詩文雖是文翰所關之
書於時尚教習不甚急切姑印五六餘件　進上及分
藏文武樓弘文館似當
焦氏易林二冊
右冊西漢焦貢所著用於周易筮占類古繇辭雖不切
於學者而關於易占故中國人尚之姑印五六餘件
進上及分藏文武樓弘文館亦藏觀象監以備命課學

占用似當

杜詩註解四冊

右冊我 國多有印本不必印出

山海關志二冊

右冊中國郡邑皆有志此亦其一 大明一統志盡收入此志不甚要緊但山海關距我 國不遠且朝貢往来之地如關隘形勢山川道里豈無可考之事姑印三四件 進上及分藏文武樓弘文館似當

顔氏家訓二冊

右冊北齊顔之推所著以訓戒子弟之書多格言雅訓朱子多載於小學書中間雖有疵語略疵取醇宜為化

俗之一助不可全廢印出五六件分藏文武樓弘文館似當

已上諸冊內春秋集觧最先印出 大明律讀法直引次可印出其餘漸次印出似當但諸冊訛字甚多令弘文館次 詳加校正付校書館啓印何如

講榻議

我朝視學儀本開元禮而講榻之設禮官未究所用或謂當講書時人主下坐以示隆儒重道之意或謂設此蓋所以置經書於其上者臣等竊謂視學人君之盛禮一擧一止皆所以示敎宜無不詳於儀註之中苟有遜就下坐之擧則禮無有大於此者獨不詳著其升降之節乎况考累

代視學之儀及本朝儀註於侍講講書學官以及文武百官升降進退之節莫不詳擧而獨於人主降就講榻之節略無一言及者則其非人主降就之座明甚又按開元禮皇太子視學儀設皇太子位於堂東西向設講榻於北壁下南向苟人君視學時以講榻爲人君謙冲就下之座則何獨於皇太子視學舍東壁之卑而就北壁南面之尊乎又按開元禮凡御座及皇太子以下諸臣講官之座皆尙舍設之獨講榻監司設之則非人君所御亦明矣又按皇朝弘治年間視學儀於御座之左有經案而無西設講榻之文講榻苟關於人君謙降之大節則　皇明之禮豈不講求而行之乎然則講榻之設果何所用乎臣愚意蓋

設虛位以爲講官當前講論之標兼寓人主不敢自當經師講問之位豈不亦通於謙冲尊道之義乎抑或別有他意未可知也若未盡究其制禮之本意則姑取　皇朝損益之禮以從事何如伏惟　上裁

蓁齋先生集卷之十

書契

復對馬島書

自從亂釁之後一向踈隔幸賴 國家特霈殊恩許開自新之路足下旋即遣价訟罪輸誠承德進退之命辭意懇迫有以見足下悔禍革心畏順天道之意良慰良慰貴島處我南裔視諸隣域最為切近而考之歷代未聞有收恤懷撫之者至我 聖朝特施無外之仁天包海涵恩育備至足下先世自靈鑑至貞國亦皆懷誠盡節以輸畏天之實故 聖朝綏撫有加接禮彌厚無間猶一家護愛如赤子衣之食之安而保之自島主下至一島之人無不受其

賜而飽其德至令流離之徒許寓我土以便漁販計其大
恩雖擢髮不能以報故在先島主材盛虔事無貳不墜先
世之義　國家亦用嘉尚待之優異及乎訃聞　上心震
悼亟施恩恤之典即遣朝臣奠祭吊慰裝舡載幣臨將發
去變亂遽起焚舡掠幣屠陷城鎮僅免狼籍銜命使臣蒼
黃僅免勍卒健將武非不足也器非不具也而相視不敢
交鋒者上畏　國家譴怒之命下狃押待無間之習遂致
熾肆至禀　朝命許討然後進軍擊破比如慈父撫其愛
子不意其相害而一朝愛子操戈逐父父猶遲疑不忍交
刃非力之不足慈心勝也何　國家待貴島之至厚而貴
島悖逆之至此耶凡人之待我拯其恩禮而我反加以毒

害則人類其能容之乎非唯人類所不能容犬彘猶不食其餘矣 國家之待貴島恩禮果何如也而貴島顧因徼忿遽忘大德幸我不意用逞梟獍之謀窮兇極逆無所不至玆豈人道所為乎足下試與一島人共思之能不泚顙乎況以區區彈丸小島之衆乃敢輕犯大國有如羊驅猛虎螳拒車轍不量其力秪速覆亡之禍苟非至愚焉能為此足下雖主島非久籍先世之遺德猶有所依賴僧下老成之人亦應多存揆謀行事必不至若是顛倒悖亂也意者其中閒奸黨無知者之所為乎雖然足下既主一島縱曰非所身犯一島之罪果將誰歸乎當叛亂之初衆志齊怒將士爭奮張膽切齒咸欲抽百萬之銳整艨艟之陣風

駈電邁直壓島中掃蕩剿滅而後已賴我　主上懷至仁
之心擴如天之量謂彼之叛倘者在下奸儻之所為而島
主容或不與未可知也則遽加之兵而剿滅之豈王者天
討之意况以一二魁惡之罪使全島之民不分玉石盡被
其禍固所不忍又况宗氏累世輸忠本朝義不可忘亦安
忍因一後嗣之罪遽滅宗氏之世乎遂不許其衆請姑含
忍至于今日於其貴島則恩更大矣而我一國衆庶之情
常邈然不以為快以竢壹怒之命幸是之下秉此機會懷悔
禍圖存之念顧告貴本國暨多多良氏函書贄幣来請其
和懃懇不已　國家將欲從之也則貴島之罪已通于天
不可輕貫將欲不從也則貴本國與我國世世交好信義

彌篤多多良氏亦以系出我國之故世輸誠款又不忍固拒當此之際權衡實難盡誅叛亂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之云亦出於不得已耳初非欲遽許其和也然我以誠叩猶有可動之理和與不和之機正决於此此誠貴島殫竭眞誠貢款自効之秋也爲足下計固當倡率壹島之衆盡捕逆徒加之顯戮縛其渠惡獻諸轅門之下以聽 國家處分則庶可以暴白其初不與知之心也乃不能然雖因國王之命勉強斬首而來當叛亂之日稱首將通書契如盛親者猶稱代官偃然亦以書隨以此觀之所獻之首安可信其眞魁惡也且我邊氓之被擄者亦宜不小而又不遣還一人足下服罪革化之誠果安在哉況盛親若果不

與其故固當躬来自明使舉國快知其無實之情而顧飾一紙之書付寄他人以送欲以求信於我不亦慢甚矣乎然則其有罪無罪亦何由而辨之乎貴島由前所犯則悖逆不道由後所為則又不出於誠信使　國家猶此而和有所益焉尚且不可和而無益反有害焉養虎貽患前鑑不遠覆車之轍寧可更蹈乎我國大小臣庶擧請勿許　主上亦以衆論為然但念貴本國王秉交好之義修懇切之辭為此一事再辱信使厚意難報　姑下勉從之命然以貴島辜恩肆兇罪不可盡原故復　命廷臣議所以待之之事僉曰　國家前日接遇對馬之厚者非苟虗施其恩也嘉其事我之心誠悃無貳終始不渝奬賞之典不得

不尒也今既背其大恩犯悖亂之罪反誠信之道縱因國王之請姑許其和豈可以獎忠之典仍加負罪之人乎島主歲賜米豆及歲遣舡數皆當減半勿許遣特送舡如有所言之事因付歲遣舡來告島主之子若對官暨諸受職受圖書人等皆荷國家厚恩不能有所報効而反黨亂逆歲賜米歲遣舡並宜勿許 國家前日過恤非類待之無間縱其漁釣混雜我民大致變亂小致摽刧自今非島主所遣而來泊加德島近處者皆以賊論雖島主及一歧九州日本諸處所遣舡亦勿許分泊三浦而只泊薺浦其有旁行他路他島者亦以賊論其一歧九州日本等處來朝人內受圖書在四十年以前者及曾以島主請接待如多

羅而羅宗茂信豆老可文盛重皮古多羅等並宜勿接仍
令島主勿給文引其在接待之列者並皆給圖書符驗為
信且不因三浦之居豈致前日之變彼固不得開口以請
我國不得更許有以復處三浦為言者請加首亂之罪廷
議既定稟承　允命諭告足下兼令足下並諭一岐九州
等處一體知會幸足下恭奉　朝命恪遵無替自今以往
勗率島人勵以忠義期湔舊愆盡還我被擄之人促遣盛
親自明　闕下以副國家復和之意以富一島無窮之福
幸甚且假令盛親身無所犯為一島代官制一島之命而
被人偷印圖書假其名叛亂于所服事之大國亦不得為
無罪也島主其不有以處之乎國家今既許其和矣徐觀

足下所為可察其革心歸化之誠不誠也足下其勗之哉無廢 國家之嚴命以貽他日之羞餘懷難具只冀保重不宣

答對馬島主書

蒙惠書憑審體履裕和開慰開慰日本隣我東疆交好之義雖無間於遠邇以貴島最近於我爰自 先朝特加撫綏貴島亦自先世代輸誠款罔或有替至于足下益虔無二 國家常用嘉之通者我國邊氓漂到深遠之島足下聞之旋即遣人探問欲將重價贖以送我其用意勤至足見効忠之誠終為彼所阻不遂素志在足下縱有慊然之意以我國視之唯嘉足下之誠豈關事之成否乎况濟人

危急効己忠欵善莫大焉善不獨專而樂與人共尤善之善者也君子之心公平矜恕強於為善不以必出於己為利亦不以或出於他為愠也今足下以彼人押解漂民不受貴島文引違例徑由他路為非書中辭意反復不一而足至求姜衍恭等私相寫示之迹緘送於我豈以護送漂民不出於己為忌而欲間之乎誠以深遠之人來由貴島例出文引以達我國亘古定約固不可違況得漂民即宜通議貴島同力護送與貴島分功共善於義合矣今乃不然徑率漂民擅由在舊不通之路彼之所為未可知也意欲獨專其功而然歟或別有他由歟若謂有隱慝之謀則似非其情也然足之下為我國計慮無所不至欲我國預為

防閑周密而善處之俾無後患益見足下効節納忠之悃本曹即以轉 啓殿下深用嘉悅 特命賜白苧布四匹黑麻布四匹以示褒奬之意惟領納至若漂民之事既因足下之示畧知其由又得南邊守將所報云有日本國舡漂海到泊說稱五島守官使送押領貴國漂流人十九名從海指向貴國而来忽被風顛海暗迷失舊路漂到于此亦已轉 啓 行當来京但不知果因風漂而至此歟抑故違約例不由貴島不受文引別向新路而来歟未及究詰得其本情然違約之罪雖所當責間関溟海護送漂民而至其義甚嘉彼以其誠我不得不以誠報之以為有罪功亦足以掩之義不可拒而不納固宜優禮遣還然不受文

引擅由新路深犯嚴約法所難恕終當重責而送諭以後更犯約當論以賊倭不饒丁寧勑遣則彼豈不悔懼自沮乎且觀姜衍恭寫示之圖皆妄謬非實何関利害然當按法究治以正譸張啓釁之罪足下其勿深憂且濟州本古耽羅巨國土地甚廣人民甚衆地險兵強四面鐵壁如削只有一路僅泊舟舡往者百年前海寇充斥不得一犯彼五島之人縱懷不善之意非所憂也足下其亦勿以為慮而况五島邈在遐遠之境貴島為我國藩障而當其前彼雖欲為犯竊之計前畏我兵之威壓後忌貴島之遮截進無所泊退無所止茫茫大洋孤懸無依豈不怕死而肆然為猖獗之謀乎惟足下量之餘冀順序千萬自重不宣

對馬島通諭書契

書來就認迪吉良慰良慰所獻禮物轉 啓收了將士宜
其布幾匹幷給賜虎皮一張付回使惟領留書中所示歲
賜米豆等事約條久定轉 啓為難惟足下衹順 朝
命蓋勉忠績則豈無 恩奬之時乎五島倭人雖無文引
救恤漂民而至義不可拒不得已姑待之後若無文引而
來則嚴絶不納之意前已詳復因倭之事前亦復之而來
書再及豈足下猶未釋然於中耶何言之重複而不置耶
雖然今聞來使之言因倭之事邊將則固無干涉矣意或
村里之間潛相來往容有被害之虞冒禁潛行雖其自取
然人命所關將欲窮極緝問苟得其迹自當究治但觀足之

下書辭多慢乏婉順之意有乖敬上之體無乃足下有異意欲得釁端假此數事而為辭乎堂堂 大朝武威非不足也惟以禮義德化為重恤隣撫小務盡誠厚然倘有犯分悖化之事則自有公法天討不得不擧也忠順則獲福悖慢則禍至雖愚人皆知以足下之智而豈不及此乎且夫足下忠績之實於何驗之惟在夫恪承 朝命一意遵奉懲戢奸竊請帖海徼刷護漂氓活命復業撿勑使价無敢違禁而已凡此數事皆足下之常所盡心者然奉足下之命而來使者不體足下忠順之意不念國家綏撫之恩舘待餼饋之厚又不念往日奸慾致禍之由 包荒寬大之德而類不撿下無賴奸頑之徒多充格倭而來其還也

皆潛留不隨積以歲月有若素居前後無慮三十餘輩相與結黨朋惡嘏其拘閑不與客舘諸倭共處尋常隱伏林谷有如鬼域晝乘輕舠托稱漁釣橫行浦島逢人則刦或殺或掠夜越垣籬出入里落密約奸商潛相貸貿奸淫閭閻無所不至我國之人苟或禁之則抽劍欲刺逞其暴悖此等情迹有難枚狀凡諸禁約大法無不冒犯以累足下畏天致忠之節其中最恣橫無忌縱惡不已者迎時羅等十三人也誠慮不早禁治益至滋蔓則兩間之禍自此作矣邊臣守將不勝憤疾交章請誅我 主上至仁天覆且以足下效節之故不忍遽從 特命先諭足下使之嚴究賞罪足下猶不能禁則 國家自有以處之而不容貸也

惟足下暢承　朝命劃即出令一一推鞫自今若此奸縱
之類勿復出送嚴示法禁一以杜後来奸亂之釁一以劾
足下忠恪之績則　國家豈無嘉奬之命乎足下其審處
之但計奸頑之人侮法無忌好亂樂禍乃其素性足下雖
嚴治之又禁出送彼將百計伺隙潛啚復来足下亦將不
能一一致察矣若迎時羅等輩久住浦所其名與形貌本
處將卒無不詳知貴島使舡凡至浦所者同舟之人當先
點檢看有將前項奸類一名偕来者則同乘諸倭並不許
接事約令已定矣足下亦悉此意通諭管下嚴加檢戢幸
甚且貴島之於我邉雖曰溟海之隔烟火可望朝發夕至
近来使舡之至考其文引日月則或隔七八月之久豈無所

以慮或有奸欺之事亦望足下致察而謹處之唯務誠實以無虧事上之度幸甚餘冀順序珍重不宣

與對馬島主書

炎涼之交不審動履何如前者萬一舡主回還覆書已達矣薺浦留倭横恣之狀與夫處置之意備載書中皆稟自 上命想足下悚然敬承商出措處之令矣治惡於未稔遏亂於未作使彼此兩和而無釁疆圉平安而無虞固王政之大慮其先事而為之啚以處置此輩特朝廷一號令之餘邊將一震威之間耳所以必付足下治之者蓋欲使檢戢之威全出於足下俾管下之衆畏懾足下之嚴令而不敢復有所犯也 國家所以恩護足下令不虧忠順

之續之意至矣但不審足下得書之後果何以處之乎而留館兇頑不逞之徒非不聞知通書貴島之故而猶不悔戢反益肆横逾閭两度之犯俱係兇殺寇亂疊發於旬月之中尤為駭愕耳不忍聞一則數十成群乘夜踰越墻限刺殺官兵三人一則潛乘昏暗成群騎使中舡掩襲邊官因事往来之舡於釜浦相近之處害死人命數至三十殺人者死寇亂必誅古今天下大法法之所犯無間國之彼此化之內外理不容貸苟或容奸不致於辟則死者含寃於冥冥之中天地鬼神必加殃禍於弛法之人矣邊將具由馳 啓請加殲殄國家以謂此非盡舉館之倭所為盖出於其中最獷惡之徒今若不辨而並誅則非王者至仁

之政特遣近臣馳往浦所欲究正犯之徒而抵罪留館舡
主十餘人等非不知犯人之為誰而竟隱諱不告其容奸
黨惡之罪亦所當治邊臣猛將並用憤激請殲不已 主
上復以為犯人則已矣不告之罪雖曰黨惡自與犯人有
間豈宜淫刑縱誅以致玉石俱焚之濫乎乃 命廷臣議
之皆謂不論罪之輕重一切誅討固非仁政然殺人兇亂
之臣不可不究極而致辟在館之倭既不摘告無從鞫辨
彼既黨惡不首匿亦重矣兩犯之時凡在館者不給留浦
過海之粮不復接待盡令人送本土通諭島主島主苟能
嚴鞫作變之時同館之倭捕獲兩度正犯之徒倭使押送
顯戮於境上以正天誅則宜加奉 命討罪之忠績優示

獎典撫綏如舊矣島主自先代世輸忠款管下之人苟有
冠犯之罪則常承我　國之命盡心誅禁暴曩者雖有庚午
之變厥後感　國家棄罪還待如天之恩悔驚自新效順
益虔在今島主納忠彌篤今聞茲變且承　國家嚴諭豈
不惕然興懼罄誠推鞫期得罪人以獻乎即令來京倭使
不干浦所之犯請　命禮曹為書付送令諭島主試觀處
置之如何果能捕告犯人則依向議施行如或依違不即
捕告則非徒責島之舡雖深處信使之舡請一切永不接
待非我絕之彼自絕之也尚誰咎乎廷議如是　主上不
得不從然不許邊將誅討之請告命開諭足下審而處之
其委曲加恩涵洪施仁至矣貴島之中豈無通利害度義

理老成智計之人乎足下其共商議而行毋貽後悔以不
失寵綏之福餘冀以時千萬自重

復日本國大内殿書

承書憑審雅履裕勝欣慰殊深所獻禮物足見誠款轉
啓收了前送五經暨寺額因蒙遠索聊申綏好之禮何用
煩謝念此諸經皆具傳註苟能講究足以闡道義出治化
無以復加矣而足下猶慊然於心復勤遠价更求朱氏新
註五經可見足下向道之切慕學之篤不覺敬嘆倘有焉
豈敢愛惜今天下所尚而習學者皆程傳易胡傳春秋蔡
傳書朱傳詩鄭註禮記本國教學所尚亦不外此別無朱
氏新註故前者曾以本國所存者奉送今承再索益意不

可虛負惟念五經之中詩書尤切於講習今各添送一件以為好書之助更漏之器亦係欽天授時之具有土者之所不可闕足下又以為請益見雅尚之得其要矣貴國之人必有通於候曆之術者其制象之器應亦致精矣今所求蓋欲叅校異刻益窮其精耳其意不亦嘉哉本國漏器規制不一取其中簡易能致遠者一具并以奉寄惟希領納餘冀益加珍重不宣

答日本國小二殿政尚書

書來得認動優康勝深慰深慰所獻禮物謹 啓收了將土宜若干匹并給賜明紬五匹白細綿布五匹虎皮一張付回使惟領納來書所云去巳亥歲被燒粮料軍裝其時

本曾因使人之告文移邊將令照數備給而貴使兩行同時被燒其壹行則既已受去獨此行未及並受意者應有所以然之故或因邊將未及考實而使人已歸故然爾令經數載覈驗頗難茅念足下世輸誠欵 國家所厚待況在綏遠恤患之道又不容不應其請茲用具由 啓稟 主上特命賜給貴价自知其數而去并惟領受仰體 主上優眷之恩益謹聘事之禮以永修好幸甚幸甚春暄加愛不宣

答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清迪良用開慰所獻禮物轉 啓收了將士宜正布三疋及今壬寅年例 賜米豆各伍拾碩付回使惟

領納但審覆辱書了無感戴 寵錫之意反多不遜未洪
之語禮失敬順事犯悖上誠所未喻駭訝殊深念惟貴島
之於我 朝自厥先世納款効忠之不懈我 朝撫恤不
啻若慈母之愛赤子賚與寵獎之恩彌久彌厚而貴島之
人忘大德背大恩敢煽叛亂罪不容於覆載固當永與之
絕不許復通為緣日本國王專使來請懃懇不已隣好之
義難於固拒黽勉副從悖逆之徒縱許容貰 恩接之典
理難如舊裁損其制立為約條固為永世遵守不得撓改
貴島爲念前日之所為如何我 朝之寬貸如何則自當
感鞏踧踖之不暇敢復濫有所望哉況庚午叛亂專由三
浦居倭之故雖萬世不可更許貴島固不得並與他事而

出諸口筆諸書也若此 事轉 啓爲難未敢承敎前人
則已矣自足之下主島而來改其前轍殫盡忠款無異先世
之爲者 國家嘉羙恩待有加足之下苟能効忠不已功懋
績累則褒異之典自有 新命何用規規以已棄之舊例
爲請乎去歲捕送罪倭之事益見足之下効忠之實 國家
嘉悅畧有 恩賚物雖不腆奬寵之意未爲不寓於其中
凡在下之道承 恩於上物雖微細榮則重矣固當論肌
知感戴祝無已足之下徜 上寵賜未爲不優不但不自榮
感而反多慢語是何意也貴島雖僻在海中素不習於詩
書義理之訓豈無賢智之人知禮義之所在而迺至於此
乎夫事上之禮我雖無罪上以爲非而譴責於我則引咎

於已深懷畏懼上以為是而褒奬於我則不有其功自讓不居足下捕送罪倭忠則美矣　國家亦以盡知而施奬典矣然在足下則職分所當為也一度　上達俾　朝廷知之足矣何必重複誇言而不置乎且夫去歲罪倭雖皆其自犯不干於足下然島中居人厥數有限足下苟能撿攝於平日有所犯科隨其所聞一一繩治則彼奸濫之輩如金老古延時羅等害人作弊何敢若此之縱恣乎管下之人作奸於我　國足下縱曰不知律以聖人虎兕出押之訓則責亦不得不歸於足下矣非以足下為身實有愆也此之不思而乃曰我何作舊之失乎殊無引咎自當之意恐不合於事　上之禮也足下其更思之貴島先世恪

事我 國之時如有奬慰重事或遣 朝臣此國出於先
朝恩數之優視島主忠否而行之初非恒式庚午之歲
亦遣 朝臣于貴島到浦將發值浦倭叛亂未達而返實
由貴島之犯順而此禮遂廢耳足下忠順懋著則先世之
禮豈無講行之時祗在足下勉蹈先世之忠而已去歲奸
濫之發非特罪在倭人我 國奸商潛相交通引惹爲慝
藏匿倭物而不許者相應有之前因貴价書告轉 啓于
上發遣京官窮極搜捕而貴使書告之名多與我 國
人名不同捕其疑似訊鞫甚嚴備不得實獄事蔓延斃於
杖下者甚衆貴島之人雖與面質不得正犯至今獄事未
竟深以未獲罪人而致辟爲慮足下其悉此意且足下居

諸島要衝之地防遏鼠竊使我邊得以無虞我 國之所以厚於貴島者不唯字小之仁亦以紀其功也貴島之倚恃於我 國猶赤子之托慈母又何俱於么麼之海賊乎且審來書別幅歷擧去年新立約條中有未便於來倭者為言之下是言亦不為過凡日本與貴島朝聘於我者非徒輸誠納款或因以交通有無貿以生活何異於民之赤子以王者一視無外之仁惟欲盡我撫字接護之恩耳豈欲故為拘束可厭之事乎但來朝之人及格倭之類豈可保其盡為良善者有如去歲奸縱之徒雜於其間而不復防禁恣其所為無異前日則或憑依漁釣採薪刼掠於海浦或潜結奸商昏夜於閭閻以致毆鬪賊殺欺奪物貨或

托稱候風窃掠於海島或賊艘泥於聘舡而来乗間作耗
若此等事為害多端惹起釁緒兩好不全則貴島受禍尤
重矣故　朝廷共議不得已為此防範約條耳暫料之雖
若有苦細思之實大有益兩間和好賴是而久豈但為我
國之無虞貴島與日本永享安利以此言之所以為貴
島永固其好奚獨為我也足下特未審料之耳但其中貴
島及日本聘舡依舊例尺量後又復點人者當初慮或有
如去歲奸濫縱悪之倭綱漏不伏其罪潜從聘使而来以
致依舊作奸故併入約條耳今因書来更料之足下既能
捕懲罪倭又能嚴加督察豈復有潛来肆悪者乎况承足
下懃懇之請商量入條之中唯此可改而無甚大害故具

由轉 啓許依舊例只尺量舡隻不復點人矣惟希亮
察餘冀順序自玉不宣

答對馬島主書

海逺阻隔瞻覿無由難堪勤企就中貴島世輸忠款恪事
無二 國家亦用嘉之接遇之典無所不至交通脩好久
而不渝我 國收綏遠之效貴島獲畏天之福可謂兩得
其道矣頃年以來奸細之徒漸肆寇攘不顧 國家卵育
之恩不畏足下檢戢之威伺間作耗比比有之在丙寅九
月倭舡一艘犯全羅道界因濟州人夜泊楸子島掩襲刼
掠至殺朝臣柳軒金良輔等此非貴島人則必居三浦者
也三浦之倭來接我土長子若孫安業而居殆將百年其

使漁釣通互市以資衣食者無非我 祖宗綏懷之恩而
蠢爾無知之輩忘恩背德輒懷奸軌撫之愈勤稔惡愈甚
自甲子年後違辱邊將又擅越閑限焚蕩民家肆兇無忌
至此其甚 國家豈不知所以處之但以王者包荒之量
姑不與較以開革面自新之路然只此而已則彼頑悍之
徒無所懲創愈懷奸畜以干王法終至於不可赦則誠爲
憫惻且在我 祖宗朝許處三浦者只約六十戶其出入
行住皆有界限法程年代浸久漸失本約繁衍種族因循
苟留生齒既衆奸類之孽芽其間勢所必至在我既不得
綏懷之益在彼亦非自全之道不得不申舉舊約刷還餘
戶使彼我兩全故前者倂將此意通書貴島使足下究獲

賊倭及虜邊將焚人家者盡寘於法以彰足下之威又令
刷還三浦倭戶一依舊約以絶奸賊交惡兩間之患欲永
世修好共享平安之福而足下得書以來未聞有所舉行
亦不通答其由不知足下之意果何如哉其以爲尋常而
不足聽歟抑以通好我 國爲無所益而有忽易之心乎
足下爲不聽順在我自有處之之道固無所損虧在足下
不遵先世輸誠款附之意脫致後日噬臍莫及之悔則無
奈失計乎足下既不誡附故在管下者亦不畏戢肆惡猶
舊於前年十一月初二日倭船一艘犯慶尚道界刦掠加
德島伐材民人殺害九人刃傷八人又於今年二十一日
倭舡五艘犯全羅道界刦掠濟州供獻物舡殺害四人刃

倭十一人尋爲本道節度使要擊賊倭四艘逃躱得去其
一艘爲我所獲斬十七人頭以獻此兩處作耗之賊必皆
貴島及三浦之人其背國恩發生咸以至免奸一至此哉
我 殿下臨撫一國于今四載綏遠字小仁如天覆以貴
島自先世納忠迄今不衰深用嘉奬但慮足下邈處荒遠
不能悉 國家更新之化且惻頑悍無知之徒累違邦憲
恐終不能自保故玆特遣禮賓寺正尹殷輔前往貴島申
諭 國家綏撫有加之意且將搜獲前後犯罪作賊之倭
置之於法事項及申明舊約刷還三浦數外倭户等事并
諭足下足下其體 國家禮遇隆重之意深思報効宜亟
施行使奸慝永絶交好益篤福流子孫世世無替豈不美

恭惟足下留諒 敬賜物件詳具別幅餘冀若時珍重不
宣

答對馬島主書

承書得審雅履和勝開慰書中所示亦已備悉 國家綏
懷遠人仁如覆載送往迎來餼廩無闕接遇之典無不詳
盡邊吏若不奉行徃来之際廩給不時以致阻滯困乏則
其罪固大即已具由轉 啓推鞫果如來書所云則當治
慢法之罪足下其體 國家至意開諭遠邇益厲誠款不
勝幸甚但來書以焚燒倭户爲熊川縣監之事邊吏縱頑
豈敢不畏 國憲而故令焚之乎專是浦居倭人自相失
火後因私憤擅越関限焚我廬舍而欲免己罪修歸其辭

反歸咎邊吏以誑足下足下初既不能撿戢後又傾信許
説無奈過乎設使邊吏無狀焚蕩其户彼當申許于朝使
治其罪豈可冐犯邦禁擅行報復乎足下果能為國盡誠
撿下以嚴則必不至此且 國家修其隣好為來久矣待
之以誠約之以信彼此苟不以誠信相接則非初修好本
意也其等約舡往來計皆六十餘歲初約之時其人年盛
必不下數十據今近百歲已皆死後而代受圖書者往來
猶舊此豈誠信之道故令邊吏勿許接待矣足下亦諒此
意毋給文引以不負誠信之約餘冀順序珍重不宣

通諭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雅履清迪聞慰所獻禮物轉 啓收了將士宜

正布二疋付回使惟領留所索白綿布前來乃而補第六
舡而知汝文貴去惟照諒通者足下洗心滌慮悔禍圖新
謹奉約束歲遣禮使貢誠于 朝深用嘉歎謂自今後益
虔忠順之節永無拂戾違悖之事不意貴島管下賊倭三
艘猝入全羅道境楸子島近處於去閏四月初五日昏夜
乘其不備共刼本國商舡五隻殺害人命盡掠載舡物件
而去聞之不勝駭愕此雖非足下所知足下平日爲能盡
心効忠痛戢群下勿得恣出必有所犯嚴加誅罪誠信積
多歲令素行則安有如此之事乎縱下逞惡致犯我邉誰
任其咎足下向國誠款之實果安在哉所爲若此而猶望
國家恩待之厚乎致足下忠績虧缺誠悃未白皆由此

奸慝之輩足下宜急下令管內務得捕獲寘之明刑以暴
足下藩衛 國家之素心不勝幸甚繼今以往申勅一島
嚴加檢戢毋俾縱惡以克終恪順之美毋孤 國家棄瑕
優撫之恩

答對馬島主書

因使价就認迪吉開慰且承辱書具悉足下滌心改慮輸
誠效款感 國家之恩修申謝之禮敬順懇惻之意溢於
言表深可嘉尚即已轉達 冕旒但約束之事當初許和
之日 朝廷已商議酌定之理難更變前此已再通書詳諭
足下想亦悉矣不復覼縷足下試思前日之所為果何如
也而 國家猶盡棄前愆許其自新又特 賜恩例之半

俾不失先世之緒足下寧不感激思所以盡其心乎為足下計固當一遵　國家約束奉承無違益勵内向之誠以著忠勤之績則褒嘉之典　國家自應舉之足下不世之勛而連遣違約之使强聒不已致足下敬順之誠反似拂戾之迹未知足下之意何在惟足下更加商量與島中老成賢智之人熟計利害而審處之以收後日之福不勝幸甚所獻禮物轉　啓收了今將回賜某物給付來使惟領納餘冀若時珍重不宣

答對馬島主書

承辱書審動止清迪開慰書中悉悉以忠謹效款為言益見足下敬順内向之誠深用嘉歎　國家既許貴島自新

又特 賜約例之半 恩出非常爲足下者固宜隕越罔
措感激奮深厲悔前日之尤若不自容益篤忠謹之心猶
惧必弛不暇更希分外之求而常慮事之之道或有所未
盡也愈久愈勉誠積於中而發諸行事著諸功績則 國
家豈不嘉義之乎非惟足下爲然也凡在足下管內苟有
心輸忠於 國家者人各自効亦若是焉則 國家亦豈
不並嘉義之乎既嘉義之則奬賞之典自應隨之前後書
所云蓋謂是也足下猶不深悟乃不敬遵約束策礪忠績
以聽 國家之命而尚枝辭繁語輙干非望曩日藩衛南
鄙是足下先世之忠非預今日足下之事壬申斬首之獻
亦爲謝咎請和之舉不涉今日自効之實而足下漫舉已

前之事猥稱忠謹之績欲　國家毁已定之約而加無名之恩不亦大謬哉島中賢智之人想不爲少而爲足下計畫何若是不審乎事屬拂戾理難轉達惟足下其曁一島人惟憂忠謹之誠不篤且久而已勿憂　國家恩典之終無也可更詳審而處之以永一島之福不勝幸甚刷還擄口亦將卜足下忠謹之誠否而來書語及勤至雖足可嘉安知幾有自効之實哉所冀益勵忠順亟宜刷遣以副
國家棄瑕再恩之至意也所獻禮物謹　啓收了今將回賜某物就付来价惟領納餘冀順序愼嗇不宣

雜著

策題

問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天地運數然也
三代以上可歷數而無差矣秦漢以下可當五百之數者
誰歟其間名世者亦可比於稷契伊萊呂望散宜生之屬
歟王者若無當五百之數者名世之人亦無稷契之類之
比則天地運數至此而熄斷歟秦後千有餘年始有濂洛
諸儒足以比肩於三代以上名世之人而又不能行道於
世何也孟氏之言無乃不驗歟請與諸生講之

問為國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路非出於薦辟選舉上無由
得知而用之故代必有制夏商以前其制可得聞歟至成
周則大備若鄉舉里選之法可以通行於萬世而後代易
以科舉何也三代以下歷代選用之法孰得孰失鄉舉里

選與今科舉不得無行乎科舉取士之制代亦不同或以詩賦或以經義或兼取策論義表箋賦記或講四書五經或用全經或面試講論以驗通否或拈出為題試文觀義非唯歷代今中朝之制與我　國之法亦自不同何者為最得要而得人為盛乎選舉之數代亦有異不為定額唯視中格而取者為當乎必定其額數以為常制而取者為當乎欲以觀諸生通變之學其勿以國制為嫌而有所避隱可商確揚論以對

問歷攷經傳史記古聖人之事多有可疑者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黃帝無為而治宜無征伐之事而史記稱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諸侯尊為天子

是則黃帝以征伐得天下征伐自黃帝始矣湯之放桀何以謂以台為口實乎三皇五帝之世亦有以臣伐君之事乎舜為天子祗見瞽瞍應有百官儀衛之從瞽瞍雖父何得使完廩浚井為隸賤之役肆行殺子之謀宮禁嚴衛象安得恣入無忌欲據有其位乎鯀治水雖績用不成而罪宜不至死或放或竄似可而何以遽致于殛禹會諸侯防風雖後至罪亦不至于死而何以遽戮之聖人之施刑果若是嚴憯乎夏桀之中年殷紂之末肆天命尚未絶人心尚未盡去則湯文雖聖固宜守君臣之分恪遵侯度而或非方伯連師又無天子之命何得擅征或自葛始而十一征或伐崇伐密之不已乎其與春秋無義戰異者於何見

乎聖人受命吉凶死生應委聽於天唯修身守正以俟而已而文王之囚羑里以美女珍寶賂紂而免使其君益亂志長惡而喪天下無乃不合於人臣事君盡誠之義乎武王克商之後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凡褒賢奬善之典靡不舉行而獨不及於夷齊終餓死何歟以周公之聖盡忠王室天下愚婦愚夫所皆洞知而至親管蔡疑其不利孺子賢明如成王初不無惑於流言協心輔政如召公猶有不悅之意何歟諸生積學審問必有得於師友講辨之間矣其試陳之

問我東國自羅季浸浸尚華風暨高麗立國規大抵倣擬中國至我朝事 皇明凡制度文爲悉所依遵而其間亦

多有不同者姑以官制科舉兩事言之　中朝設六科給事中而我　朝只置司諫院　中朝於十三布政司及兩直隷既設布政使等職又別設巡按御史我　朝則只置觀察使　中朝既設刑部又設大理寺我　朝則只置刑曹而無審刑官抑何意歟其置與不置孰便歟　中朝於科舉取以全經而我　朝則兼取五經　中朝則三年大比之外更無別試而我　朝則　式年之外數設別科　中朝則取無定額而我　朝則定以三十三人　中朝則雖有武舉又不與進士科一時並取而我　朝取文科則必取武科兩重而兼用之抑又何意歟其損益不同亦有可議者歟諸生皆通才達識將出為經綸之器必素商確

矣其著于篇

問古之聖賢著述纂修以明道垂範其關於世教至矣若六經者固不容議焉然就其中考之秦火之後易詩書春秋猶得以復傳于後而餘二經者何以獨不傳歟儀禮周禮禮記皆先秦之書抑在六經之數歟朱子以周禮爲周公天理爛熟之書而世之議者或謂其非周公之書先儒以易繫辭爲非聖人不能作而歐陽公著童子問以深斥之將何所折衷耶先儒論禮記爲未純而國朝立五經含周禮儀禮而立禮記何所據而然歟論語家語皆孔氏之遺書而獨以論語入四書何耶孟子乃傳道之書非諸子之比而名儒或加貶駁其說何居庸學本在禮記之中猶

得為經世所崇學而程子必表而出之意果何在孔門弟子顏曾得其宗而惟曾氏述大學以垂於後而顏氏無著述何歟有宋諸儒唱明道學於絕統之後皆有著述傳註以開來學而程伯子獨無抑何故歟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平生述作講明無所不至四書詩易傳註通鑑綱目之外如楚辭韓文參同契通書證頑易學啓蒙家禮小學疑孟辨等書無不致其意而於書春秋禮記三經獨不為之傳註亦何意歟諸生潛心經傳必究其故而得其說矣其詳著于篇

王若曰為治之道蓋多端矣然莫重於舉用賢才苟能得賢才而布列庶位則治化之興固不難矣由周以前必論

德行道藝而公選之皆彬彬全才之士其法至美矣及至後世時異事殊勢不能遵行遂有科擧之制代各不同可歷擧而詳言之耶孰爲詳盡得宜而可行於今者耶試經以觀其學試文以觀其藝兩不可偏廢試經之法中國則歷代皆用專經只以文字試疑義本國則對講四書三經以中國之大人才之衆不徧試經書而只試專經抑果何意本國不遵歷代之規而別立對講徧試之法又何意耶亦有宜不宜之可言歟隔帳之制立於近歲非祖宗之舊或以爲便或以爲不便仍之勿廢爲可乎爲不可乎試文之法中國則歷代或用詩賦或用論表疑義或用制詔對策賦亦有律古之異例有初考覆考之規故無漏才濫取

之失本國則參酌歷代之制定為三場似得其宜而不立覆考之規慮有遺才之歎賦專用古廢律不試非徒事大之際表箋之詞疎而不工有虧盡敬之禮古賦易於剽竊多有才否混濫之弊言者以為宜設覆考之法亦宜參用律賦為可行乎為不可行乎予以寡昧處乎臣民之上思得賢才與共治理未甞不惓惓於選擧之方何以則規制盡宜而行之永久無弊歟子大夫從事於德行道藝以待用久矣其於為國進賢之道講之熟矣其各悉心以對予將親覽焉

問古之節義高尚之士垂諸青史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想象而興起焉因其迹而論之亦學者事也堯讓天下

於許由由不受然後傳於舜許由苟無聖人之德則堯必不讓堯旣讓之則其有聖人之德可知矣舜有聖人之德受堯之天下而不辭許由何獨讓而不受乎若以許由之不受爲過則堯之讓無乃失其中乎伯夷叔齊或以父命爲重或以天倫爲重相與讓國而逃其義固高矣中子苟不能嗣守其業則宗國危亡先祀忽諸於義安乎倘使周公當之將何以處之乎四皓避秦之亂高蹈商山若無意於人世者而當高祖欲易太子之時從呂氏之招翻然出來竟安儲位其處天下深矣然惠帝不克負荷呂氏專制幾亡漢業或者歸咎四皓使聖人處之其去就當如何耶漢光武三代以後賢主也苟得碩輔則盛治可興其屬於

嚴光亦云勤懇矣光竟不屈終老富春果何意歟無乃果於忘世而有乖聖賢兼善天下之道乎設使伊傅遇之亦如是而已乎欲觀諸生之學識商確而陳之

王若曰道學自洙泗絶傳之後復興於濂洛二程發其源紫陽紹其緒當時從學之士以高弟稱者不爲不多其章章尤著者誰歟學有偏繫而失師之旨者與最得其宗而傳之無弊者可歷言之歟紫陽同時而出以學名世者亦多其學與紫陽同者誰異者誰歟其所以同所以異者可歷指其實而言之歟其所以同者固無可議而所以異者亦無可取者歟予雖寡昧當君師之任伊欲興學育材使世之學者無偏繫異同之見而一歸於濂洛之正者其道

何由予諸生其各以平日講論而有得者著之于篇予將親覽焉

王若曰六經皆載道之書而其所以備列治天下國家之大典大法與夫存心出治之要以為後王之模範者莫切於書抑其中最關者何篇最重者何語精一執中建中建極固帝王出治之本其歎在諸篇者何語精一何事合於中極耶予以寡昧嗣守丕基期欲取法帝王以見治効而不得其要德教未孚庶政常多其擧措施為有戾於書之垂訓者何事宜所取法而矯今之闕失者何道何言耶可歷擧而陳之耶子諸生窮經講道其必有得於斯矣其詳著于篇以副予求言資治之意

問國之有史尚矣果昉於何代歟三代以前典章文爲纖悉備具而史官所紀何獨略而不詳使後世有不得以歷攷而無憾歟春秋列國之時國各有史紀載其國之事蔵諸其國而已非必謄布他國有非一人之所能盡考左氏作傳何從盡得諸國之史而會粹成書乎其他史氏之書果盡紀實而傳信無疑乎自司馬遷史記以下紀纂非一家其得失可歷指而言歟温公資治通鑑易紀傳爲編年規模詳博似無可議而褒漢賊予正統抑諸葛書入寇致冠履倒置之譏以温公之高識正學反昧於綱常大義若此何歟子朱子綱目之書直紹春秋實萬古史家之準繩而本朝丘先生濬撰世史正綱小無置議於其間其論果

確乎歷代之史或設局撰修或付之一人何者為得乎何以則紀實而傳信盡公而無私乎欲觀諸生格致辨愽之學其商確以對

問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然後制民産平租稅定經用國可得而理矣先儒有意行三代之道者必曰不復井田不能以興善治然則井田不可不復而行之後世果無弊乎井田既復則善治亦從而自興乎如使聖賢有作以何道而不擾民不生　惡自復三代之舊而無弊乎井田良法也三代宜同其制而何貢助徹之有異乎我國平地少而山澤多坡陀傾側似難行井田之制然使聖賢為政亦可行之有術乎自井田之制廢兼并甚而貧民無立錐之

地如此而欲行仁政豈可得乎議者謂井田之法雖不能
復若行均田之法則貧富庶均而民得以蘇矣其說可行
而無弊乎本朝量田之制亦倣古而為之其二十年而一
量何意歟遠或四五十年近或隨其墾廢逐年而量有何
不可而必二十年乎抑可以隨時更變以適其宜之有其
道乎舊制田只為上中下三品以高下其稅故租入多而
國用裕自本朝立制田定為六等年分為九等之後有司
奉行不謹踏驗損實之際類多欺罔豪富之稼隱實作災
窮戶之田認災為實民不得蒙惠而 國家經用常乏抑
以何道救其弊乎諸生慱古通今將欲有為於世講之必
有素矣其歷悉以陳

問歷考經傳聖賢行事多有可疑姑以爵刑兩事言之以聖人之至明其於賢邪之辨當如鑑照姸蚩而四凶久立堯朝不見斥廢至舜後去之武王周公之於三叔爲之兄弟自幼及長日與同處宜無不悉其性行之無狀而克商之後同命監殷又不能彌縫防杜消惡於未萌卒成叛亂乃至加刑慘於同氣使後世得以藉口堯之擧舜以聖人知聖人宜無不審而必歷試諸難然後禪之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則徒據夢卜荒昧之事遽置師相之位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雖後至猶及於會則罪宜不至於死遽執而戮之小正卯雖姦飾僞眩世而已不至如妨賢病國之惡則投之遐裔罰亦或過而孔子得政七日而

遷尸諸朝湯之伐桀放之而已猶有慚德至武王則親斬紂頭懸之太白何其甚哉凡玆數端欲究其故不得無惑於中請與諸生講之

王若曰天人之理微矣非聖人孰得以明之祆祥之應未嘗不由於人事之得失洪範庶徵休咎各有所屬果皆一一昭驗而無有差爽乎京房劉向之説抑有可議者乎治世多災亂世反無者有之抑何理耶歷象之説昉於何時七政五緯列宿雲物躔度分野遲疾順逆凌薄犯蝕興滅變化之形晦朔弦望歲月日時閏餘之法儀象測候之器孰究其故而創之孰傳其説而演之其詳略得失可歷擧而言之耶諸家屬應占驗之説果盡符合而不差乎通者

陰陽愆常玄象屢變天之示譴深矣必有所召之因而未詰其故日夜思惟不遑寧處憂懼之至罔知攸措子諸生講學有素必能明於天人之際當今致災之由消弭之方其各陳悉無隱

唐太宗不受康國内附論

真則久假則暫真則恒暫則變能暫於初而不能不變於後者惟其假也世之好名之君有能矯情於一時謂可以聳當世高百王不知衷考其平生之跡則真偽難逃於萬世之評矣唐太宗英武蓋世華殘隋芟群雄不數載滌清寰區以成帝業四海之内罔不臣妾帝且春秋方富銳於有為視天下惟吾所欲為無足難者顧所以誇詑後世掩

跡前人者惟在四夷而未及致焉意當不耀武以服之則必要誘以引之乃於康國之欲內附也反却而不受不以外鶩爲高而內保爲重謙讓退托若不自足雖三代帝王之盛節何以加此惟其所行假而非真敬飭之念隨日而變滿盈之心寖滋以長至其終也不能自制輕萬乘之尊逞一將之智勞師涉險與裔夷小醜角勝負於萬里之外至發語於臣以自侈大前日優游自保無慕乎外之意果安在哉吾故表而出之以警夫世主假仁而不恒者

朴蘭李塢金器字說

從余學者朴氏子蘭李氏子塢金氏子器咸請字於余乃字蘭曰養叔塢曰仲實器曰伯潔夫蘭以香而貴塢以障

而重器以用而取非香何貴乎蘭非障何重乎塢非用何取乎器香與障與用固蘭塢器之所切也以命字不乃宜乎雖然蘭非養不能香塢不實無庸障器不潔難為用則養實潔寔香障用之本而所當用力之地也今夫蘭播於經詠於騷人於聖人之採物莫貴也而或委棄於荒谷斷壍之間雜乎荊棘蓬艾之中根暴葉凋萎悴鬔鬆顧欲與凡草伍而不可得者何也固有之美晦於不能養也及夫移植於淨沃之區鋤其蕪而溉其根雨露滋其叢葉日月毓其精英擢秀婀娜敷華曄郁天香馥發聞於遠邇可以薦金闕登玉階紉佩容服薰室餙臺無不宜者養之功至而美見於外也今夫塢無城堡墻藩之用捍蔽居止卉木

人實賴焉然爲防於外者欲護於中也苟蒔植之不勤營居之不周中空無物荒穢蕪廢不見充列華盛之實而徒外之是事焉則卒歸於無用而已營之周而修之勤守之確而保之久内積阜義之實而兼致力乎其外則優游觀居之樂不獨身享之有餘亦將有以及乎人而人亦樂稱之矣今夫器民生之所切而莫尚乎尊彝簠簋爵瓚之制薦之郊廟則神明格陳之享燕則賓主洽資飲食餙禮樂爲用大矣金玉以爲質刻畫以爲文非不貴也苟護藏之不謹而或置諸汚褻之處奉持之不敬而或失乎傾墜之患拭滌之不勤而或致夫塵膩之積不幸糞穢一染則失淨用缺虧穿漏則無全形玷蝕垢陋則晦光色抑爲廢器

而已以之盛村曲之踈䅶備里社之簿儀猶惧不齒况望其躋䇺筵供粢盛具五醴八珍之品列眆鑾揖讓之間哉器一也或能致於珍貴或自諭於賤棄致潔之功寧可忽哉蘭乎焉乎器乎用力之勤而有不獲者乎

鄭千齡朴壽椿朴敢權殷字說

鄭生千齡朴生壽椿朴生敢權生殷同踵門而請字余謂千齡曰人之生也上壽雖過百中壽七八十下壽五六十孰有延千齡之壽者乎盖数雖有脩短之不齊百年之内同歸於盡而獨德人君子者其身雖沒而名流於千齡愈遠而不泯盡字之曰德遠謂壽椿曰羽毛鱗介之族盈於天地之間非不多也而唯鳳麟龍龜為之宗長者以其含

靈而有德夐然拔乎其萃也況夫八千歲之椿深根不拔
凌雲聳厖欝時排軋風雷掀耀光景氣侔陰陽力參造化勢足之
以壓厚土而干太霄俯視凡卉樸樕無足與數玆不亦衆
植之宗長乎夫人之自立何以異此盍字之曰宗老謂敢
曰世之佳士病在循常守故碌碌自小不能振奮而有為
耳苟能勇往而敢行則何求不獲何希不及哉敢固學問
之切功而德業之榦經也然或擇之不審而徒敢之是務
則有敢於不當敢而其弊至於妄行不顧反為學問德業
之累矣盍字之曰彥擇謂殷曰殷之為字訓盛訓中訓正
訓大皆美義也然為士者安於局促卑小而不志於遠大
則安能恢拓其心氣奮發其功力以自致於中正盛美之

域乎大之為義於學最切盍字之曰大伯二三子固皆有志於學者而請字之意又甚勤豈欲顧字思義以自益也歟二三子其勉之哉

朴漢老咸敬忠字說

吉州人朴漢老咸敬忠兩生不遠千里負笈踰嶺而南造余門而從學矻矻宵晝靡有暫懈跣蹻或不繼愈苦而愈確蓋已四年矣丁亥夏以温凊久曠不禁陟岵之思將思歸于鄉進而求益且以字請余旣嘉其志純篤思有以勗勉而加進之乃字漢老曰景舒敬忠曰明甫且告之曰漢代人物以勳烈德業風節氣槩文學行誼聲重望尊可以老稱者不能以縷數其卓卓尤偉如孔明之瘁躬匡復子

政之惓惓王室子房之明智長孺之抗直子卿之固節林
宗之雅範戴鄭之經學班馬之文章蕭魏袁楊之輔相李
杜陳竇之忠憤皆足為後世之楷表固欲生之慕之也抑
余之所益服而願生之景學者其在董子乎當周之季聖
遠言湮正學幾熄異端功利權謀術數之徒熾然交起相
高而爭勝天下靡然不知有洙泗之教久矣復經暴秦焚
坑之烈經籍灰蕩先王典章掃地盡矣漢興孔壁繼出餘
燼稍拾學子僅能傳習訓詁而已不暇及於源本大全之
學董子奮乎中葉發憤下帷潛心墳素探蘊闡微究領旨
趣蔚為醇儒表章六經發舒正脉粹王駁霸之論正義明
道之說勉學強行之言遂為萬世正學之標幟實漢代之

大老而固非諸公之所望也朴生刻固之志蓋已幾矣顧字思齊盡蓋勉之哉夫為學之道具於四書而節目次第庸學尤詳其法必以知行兩力誠明交至為貴而皆以敬將之然後學至於成而聖功可幾也徒用功於知而不併力於行則譬如識路而不進無以致於高遠徒致力於行而不兼功於知則譬如暗行無燭不知路之所由二者之不可偏廢猶車輪之不可去一而敬者其知之目行之足輪之軸乎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明善即知之事也大學之誠正修中庸之誠身即行之事也而所謂忠恕者即誠也自聖人謂之誠自學者謂之忠恕則忠恕者固誠之之事而行之所由也咸生内厚而實鄖鄖然無所不謹其能敬

於忠而致力乎行盖亦幾矣然苟不加以明之之功則不能審夫行之所當而擇執之其爲忠終亦歸於不實而不能致於高明廣大之域矣明以擇其善忠以體之身敬以兼盡乎兩者何憂學之不至也生其亦勉之哉噫吉之地邈處大嶺之北風化阻隔文教蔑裂爲士者尚不習於訓詁記誦之間况敢望乎擇術審向愽文實踐以希冀於古人之學乎憤悱篤志欲究夫聖賢窮理盡性之道者自兩生始焉苟能益厲其憤發之氣加策其勤苦之功慥慥勉勉於誠明忠恕之訓期至於有成以爲北方倡使北方之文風由兩生而振興焉則庶有徵於命子之意而揚聖朝右文之化亦不爲無補矣

李塲李增字辭

考之字書塲有累稱除地祭神收納禾稼凡等而廣皆謂之塲治得其平毋苟而率行禮有虔鬼神降福禾稼不亂家道用殷傾側陷缺豈塲之義字塲伯平用寓警意天下好事誠不厭增德業才藝勉修日增福祿富貴亦隨而增不勉而增寧有是理勉勉不已務收增效顧尒嘉名毋敢或忽字增仲勉勗哉訓辭

韓宗道李勸忠尹棐沈銓字辭

尹門諸生旅進請益字以表名師友之責韓生宗道字以執中李生勸忠字以正純忠以自勉宜爲藎臣或雜駁枉忠則非眞惟正與純守以終身尹生名棐命字景德上下

相輔惟德是極德以自輔推以事君景行于德企躅前聞洗生名銓命字希明衡量之道惟公惟平惟義是取惟善是擇匪明曷能希以自力勗哉諸生顧字思義思而體之各勵厥志

許沂許淮朴希年希載朴士豪士傑申溉成好問字辭

嗟嗟諸生字以訓勗莫匪學方受以自飭兄弟俱命惟許兩朴沂字伯洪淮字叔洪混混不舍洪流海通進德如是勉加學功希年邵老希載德老無益無聞何用胡考彌高彌邵壽攸德好是曰大老君子所造士豪守道士傑守正豪傑跡弛以蹈謹敬質美行毀學皆賢聖守道與正名終

保令申生名溉字以希實致勤于溉寧徒貴日非資稂莠
務滋使穀溉根食實古語希式成生好問恩齊是字好問
不已吾知日至積學于躬背盎面粹賢思欲齊聖亦可企
嗟嗟諸生我言非耄吳體字義質古用告

復日本國東陽師書

別來已踰一紀東望目斷勞想何極溟海浩渺遐陽萬里
豈謂茲生得聞信音近患微碣避暑江墅幾旬餘乃返忽
見玉韻披諷再三喜慰之懷不能自禁安園衰病日甚加
之羈纏所絆行想高風未由接覿咫尺之近邈若山河追
憶中秋舊會叨侍聆詠實百年一幸也無因得續一慨而
已猥蒙引東坡佛印事為喻相得之雅跡雖相類鄙淺下

學豈敢望先賢於萬一惟吾師遠韻清趣有不讓於佛印者鄙生希自托焉耳未論儒釋同異情契氣合便作莫逆下俗區區之語豈足贅於師我之間乎貧儲偶搜得光奴十枝取五奉投禪案分五寄宗國舊契用暴拜貺之感想慰之抱亦如前叙望希傳說輒不自揆依韻和奉禪榻旅窓奠一領粲

答日本國彌中書

日者獲接手儀辱奉晤笑亹亹無厭自謂得空門良友如陶徵君之於惠遠師蘇內翰之於參寥子顧念我非二子之賢不足為吾尊師之所肯許也乃今忽承辱札兼以高韻披展再三不覺自喪噫師真以僕為可許耶抑偶為之

搖毫弄墨以相調戲耶何其譽溢而語誇耶無其實而來
虛譽君子謂之不祥僕雖鄙寧可冒不祥之稱而甘不實
之譽乎豈師有欺於僕哉師之心許也與其不許也與則
不可知也雖然師旣以筆許之矣僕敢不以筆復之耶噫
邦隘陋不足以壯吾師之覽觀宮室臺榭山川城郭雖小
大異區華朴殊制猶貴國也豈師觀之之所在乎古之人
善觀人之國者不于其國而于其人衆德之集群才之聚
郁郁也濟濟也國雖小未嘗不大也德禮廢而人才不興
山川城郭未足為其大也吾師舉朝廷儀制之偉人物敬
禮之容以為言其必有所得乎中嚮其知所以觀之者乎
第僕才陋識鄙威儀粗率不足以動遠人之瞻視適以辱

朝廷羣衆賢耳吾師觀之果以爲何如也雖然一技非
鄧林之全白蹢啞獻者之妄吾師之觀真觀也其旨以一
人而誤其全觀乎雖然吾師今者之觀則外也非内也他
日以内觀内一笑於杯酒之間默存乎言說之表吾師許
我乎我許吾師乎秃奴鈍卿何能状其萬一也姑和雅句
用賭粲然

答日本國使彌中師書

承書具悉示意大内殿果遣重秋重盛两將禁戢奸猾剛
誠可嘉尚然事無形跡不合轉　啓故禮曹難之足下又
請於禮曹佐郎致書两將慰奬其勞而佐郎示以人臣義
不得私通書問不能奉依尊意今足之下又以此意請於鄙

僕誠懇之情僕所深知但人臣之義恪奉君命而已擅通
簡札私致殷懃誠所不敢未得依示深以為恨幸異恕亮
至如對馬島敢背　國家天地之恩叛亂悖逆若是其極
雖千百億年義不可復通但以貴國專使來請足下亦以
累朝舊勞善於使職欲遂君命之意出於至誠故　國家
有命云若盡誅叛亂之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如此
特恩果由貴國信儀交好之力足下血忱籲天之功也事
具　國家所答書契中僕更何言以贅并幸勿苛誚謹白

